

#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4 N.4 總 93 2024/10

不是宗教的基督信仰 P.2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曼哈頓的凱勒vs.尼尼微的約拿  
——對提摩太·凱勒的繼承和揚棄 P.8  
Keller of Manhattan vs. Jonah of Nineveh  
——Inheritance and Rejection of  
Timothy Keller's Teachings

從受難英雄到和平使者  
——探尋劉曉波的政治倫理 P.14  
From Suffering Hero to Messenger of Peace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Ethics of Liu Xiaobo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首屆漢語公共神學會議及其反思 P.18  
All-Encompassing and Inclusive —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Chinese Public Theology Conference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  
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  
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來四16)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不是宗教的基督信仰 2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劉良淑
- 除去心上的帕子 封底  
Take away the veil over the heart 程媽兒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曼哈頓的凱勒 vs. 尼尼微的約拿  
——對提摩太·凱勒的繼承和揚棄 8  
Keller of Manhattan vs. Jonah of Nineveh  
— Inheritance and Rejection of  
Timothy Keller's Teachings 徐志秋
- 從受難英雄到和平使者  
——探尋劉曉波的政治倫理 14  
From Suffering Hero to Messenger of Peace  
—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Ethics of Liu Xiaobo 木白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首屆漢語公共神學會議及其反思 18  
All-Encompassing and Inclusive —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Chinese Public Theology Conference 天靈
- 主裡相聚：盡歡顏，盡歡言  
——第七屆北美華人神學生會議紀實 21  
Joyful Gathering in the Lord—A Record of the  
Seventh North American Chinese Seminarians  
Conference 天靈、劉彪
- 屬靈生命的轉捩點 24  
Turning Point in Spiritual Life 陳世賢

### 回應與互動 *Reflection & Interaction*

- 祝福的循環  
——何況他們的豐滿 27  
The Cycle of Blessings  
— How Much More Their Fullness 莊東傑
- 月下問蘇軾，何處心安是吾鄉？ 30  
Asking Su Shi Under the Moon :  
Where Is My True Homeland? 趙征

## 恩福

Blessings, Vol. 24, No. 4, October 2024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4年10月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 總93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Yan Cheng  
Contributing Editors: Liang-Shwu Chen, Zhiqiu Xu  
Proofreading: Ling Tian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Hsiu-Hui Hsiao

會長 / 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程媽  
特約編輯 劉良淑、徐志秋  
校對 田玲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蕭秀慧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 (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7頁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Zelle奉獻: enfu1994@gmail.com

網上奉獻: 使用恩福網站，或掃描二維碼



恩福網站: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E-mail: [enfu1994@gmail.com](mailto: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https://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福音轉化中華魂 真道重建世界觀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當前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朱漢同、徐志秋、陳愛光、蕭康、陳宗清、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璇、劉哲沛、郭英調、許基康

**終身志工** 駱傑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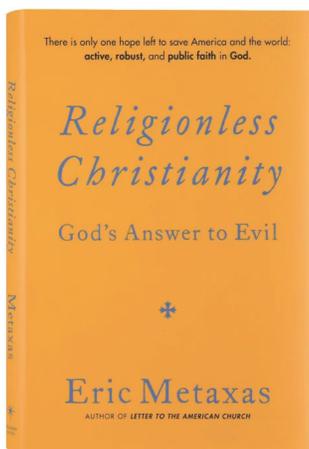
**Our Vision:** The Gospel Transforming Chinese Soul  
The Bible Reconstructing Chinese Worldview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 不是宗教 的基督信仰

劉良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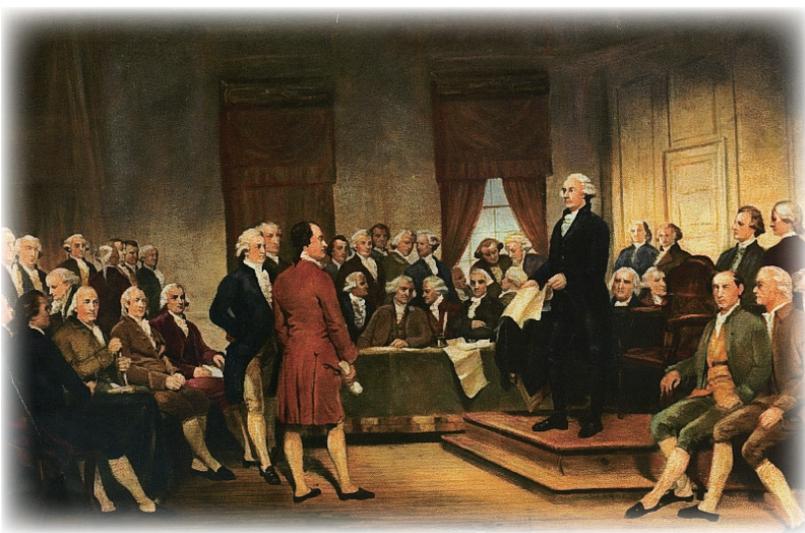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God's Answer to Evil* (2024年出版)

作者梅塔克薩斯 (Eric Metaxas) 是知名的文化評論家，曾寫14本暢銷書，常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報刊發表文章，並主持廣播和電視節目。

本文為該書的書摘。

在德國完全被第三帝國掌控之前，德國教會的領袖和成員天真地看好希特勒。他們雖發現他的觀點和教會不同，但卻沒有看出他帶來了一股很深的邪惡。等到他們察覺，卻為時已晚，無力回天。

帶著先知眼光的德國神學家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或譯「朋霍費爾」)，當時即已切中要害地指出：真實的基督徒必須活出「不是宗教的基督信仰」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不能蜷縮在宗教的傳統形式中，要走出教堂的四面牆壁，



把信仰帶進公共場所，倚賴聖靈的能力正面迎戰邪惡，將人從各種形式的迫害中釋放出來。

1930年代的德國教會和今日的美國教會有諸多相似之處。我們會從歷史中學到教訓嗎？還是會重蹈覆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 美國正面臨第三個存亡關頭

美國的第一個存亡關頭是獨立革命 (1775 - 1783)，當時的威脅來自外部；第二個關頭是南北戰爭 (1861 - 1865)，威脅則來自內部。如今美國正面臨第三次考驗，有一股邪惡的力量要奪走美國的自由和立國的尊嚴，敵方陣營是外部與內部相結合，戰況比前兩次實體軍事戰更加慘烈。

1776年夏天，華盛頓和他麾下的大陸軍 (Continental Army) 面對著當時世上最強大的英軍，華盛頓知道：只有歷史的主站在他們這邊，全軍才可能得勝。

美國的願景是依據基督信仰而來。1630年清教徒來到這塊新大陸時，帶領人溫特羅普牧師 (John Winthrop) 曾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建造一座『山上之城』，指引人認識神。」這一直是神對美國的呼召。

南北戰爭時，林肯在蓋茨堡演講

「宗教」背後的概念為：用人想出來的方法到天堂，而不用神的辦法。  
The idea behind "religion" is the idea of getting to Heaven our own way, not God's way.

中提到：美國是「在自由裡誕生，決心要實現人人生而平等。」這是來自聖經的觀點。林肯也說：「南北戰爭是個考驗，看看以此為目標的國家是否能長存」。

在前兩次的存亡之戰中，神都把勝利賜給美國。但現今有如夢魘般的邪惡不斷臨到美國，包括：瘋狂的變性主義、批判性種族理論、文化馬克思主義、愈來愈腐敗的機構、耍弄威權的政府、淪為左派宣傳工具的媒體等，這些無一不與聖經的理念為敵，要徹底摧毀美國立國的初衷！

## 宗教式的基督教

「宗教式」的基督教並非真實的信仰，而是來自撒但的膺品；表面上跟隨神，行事卻與祂相悖。在新約中，耶穌常指責當時社會上的宗教人士，說他們其實是神的敵人。

這種「宗教」的特點之一，就是淡化罪——讓罪顯得沒那麼嚴重，甚至不算邪惡；讓人以為神對信徒的要求，不過是參加主日崇拜，同意某些神學；而平日的的生活可以和世人並無二致。

但真實的基督信仰卻不是這麼回事。在《作門徒的代價》一書中，潘霍華區分「廉價的恩典」與「重價的恩典」，這兩者有天淵之別。「宗教」常把神曾作的事視為神話故事，放在一邊，彷彿不曾真實發生。當我們把「宗教」放在人生的一個角落，而其他地方全按照世人的方式而行，就正中撒但的下懷。

潘霍華在1944年提出「不是宗教的基督信仰」這一概念，描述什麼是真正、活潑、無懼的信仰。他指出，當時德國的「宗教」已經把基督推出門外，成了「沒有基督的宗教」。神對這樣的教會不會永不審判，正如耶穌曾經咒詛無花果樹一般。

## 潘霍華的剖析

潘霍華出生於1906年，13歲就想讀神學；1924-27年就讀於柏林大學，21歲即獲得博士學



DIETRICH BONHOEFFER

位。神學家巴特稱他的博士論文為「神學的奇蹟」。1928年他在西班牙巴塞隆納的德文教會服事，幫助青少年瞭解基督信仰。那時他就開始講論德國教會的世俗化現象，且認為這是問題的核心。

潘霍華鮮明地提出：從啟蒙運動以來的「世俗化過程」，使基督教失去真實性，不再有活力，而成了凋零、枯乾的冒名宗教。他又說：如果基督信仰只是同意耶穌的倫理，那麼就成了倫理主義；這樣的宗教和世上其他宗教並無區別。

1930年他到紐約，在協和神學院待了一年。他發現，美國的教會和神學院也走上自由神學和世俗化的道路；只有在黑人的教會中信仰仍然鮮活。

此時，納粹在德國逐漸興起。1933年希特勒正式就職。潘霍華發現，德國教會完全無法活出神對他們的期望。他竭盡全力，用各樣途徑試圖喚醒德國教會，要成為「國家的良心」。1935年，德國的眾教會已被希特勒壓制。他和一些同道組建「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拒絕向納粹屈服。

1936年潘霍華寫了名著《作門徒的代價》，再度分析教會的世俗化和問題。他認為，自從基督教在羅馬成為國教以來，大部分教會都世俗化了，只有修道主義抗拒這種趨勢，可是他們卻成了離群索居的人。然而真正的基督徒不應該只把信仰關鎖在一個房間中，而必須在世上活出信仰。

## 「宗教」是撒但的伎倆

「宗教」背後的概念為：用人想出來的方法到天堂，而不用神的辦法。這其實是撒但灌輸給人的想法。在伊甸園，人類的始祖聽了撒但的話，違反了神的命令，但他們並沒有承認錯誤，求神赦免與幫助，反倒「編織無花果葉遮體」；這就是一種「宗教」行為。可嘆如今自以為是神子民的人，仍常用「宗教」的方法想要自救。

創世記第十一章巴別塔的事件是另一個例子。造塔的人想要塔頂通天，以號令天下；但神出手攔阻，變亂世人的口音。放眼看去，全球精英現今又計劃在蓋另一座巴別塔，想要用先進的科技一統天下。這種企圖會招致怎樣的後果？想來讓人不寒而慄。

歷史中曾有不少自稱是基督徒的人，把真實的信仰改掉，變成「宗教」的假版本。他們聲稱要把基督教改得好一點，保留其優點，而把多餘的東西去掉。譬如，自啟蒙運動以來，一些人將「理性」和「信仰」對立；稱讚耶穌的道德，但放棄了神蹟，造出一種道德性的「宗教」。十八世紀之後，

今天美國諸多黑暗現象中，最可怕的就是「取消文化」運動。  
At the dark heart of the evil in America we are seeing in our time lies that hideous thing called "cancel culture."

許多人以為科學和理性已經否定神的存在；但他們繼續稱讚耶穌的道德。十九世紀下半葉，德國神學的「高等批判」以為它已經把聖經的可靠性拆毀。到了二十世紀，「現代派」、「進步派」更把「基要派」完全踢開，他們仍標榜「耶穌的道德」，但認為只要用社會行動來餵飽饑餓者，照顧窮人，就可達到目標。

結果，信仰最核心、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全被剔除了。十架的代贖，赦罪的恩典，復活的盼望，都被撇在一旁。教會成為一個空殼。這是1930年代早期德國教會的狀況，也是今天美國許多教會的光景。

### 前車之鑑：尼穆勒的故事

馬丁·尼穆勒 (Martin Niemöller) 是個好人，真誠的基督徒。他生於1892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擔任潛艇艦長，表現英勇，獲得鐵十字獎章。戰後他決定作路德會的牧師。1930年代，他在柏林郊區牧養一間大教會。

希特勒巧妙地利用這位充滿愛國情懷的牧者，來說服德國的基督徒，稱納粹運動非常合理。他們兩人1932年末首次會面，希特勒保證說：他若當選，絕不會干預教會，也不會用國家力量作對猶太人不利的事。尼穆勒萬萬沒想到，這些全是謊言。

希特勒上台之後，立刻推動建立「德帝國教會」，這個國家教會摧毀了真正的德國教會。尼穆勒以為，這不是希特勒本人的意思，而是他身邊之人的錯。他想再和希特勒面談，來影響他；但直到1934年春，他才被安排會見。一見之下，他發現希特勒已和十四個月之前大不相同。

希特勒的一位副手大聲讀出尼穆勒與某人的一次電話通話內容（他不知道自己被監聽），而希特勒則大發雷霆，滔滔不絕地斥責，把他嚇得不知所措。尼穆勒試圖解釋，但希特勒全然不聽，一字一

句地說：「建造第三帝國是我的事！你只管怎麼講道就好！」

這次會見之後，尼穆勒一改過去的立場，勇敢宣講反納粹的言論。1934年末，他和潘霍華等人一起成立了「認信教會」。但是，一切都太遲了。1937年初他遭到逮捕，次年3月獲得釋放，但旋即又被捕，關進集中營，直到戰爭結束。

戰後，尼穆勒寫了一首著名的詩，後來常被人引用：

他們先來抓捕共產主義者，  
我沒有出聲——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然後他們來抓捕社會主義者，  
我沒有出聲——  
因為我不是社會主義者。  
然後他們來抓捕商會人士，  
我沒有出聲——  
因為我不是商會人士。  
然後他們來抓捕猶太人，  
我沒有出聲——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然後他們來抓捕我——  
再沒有一人留下，  
可以為我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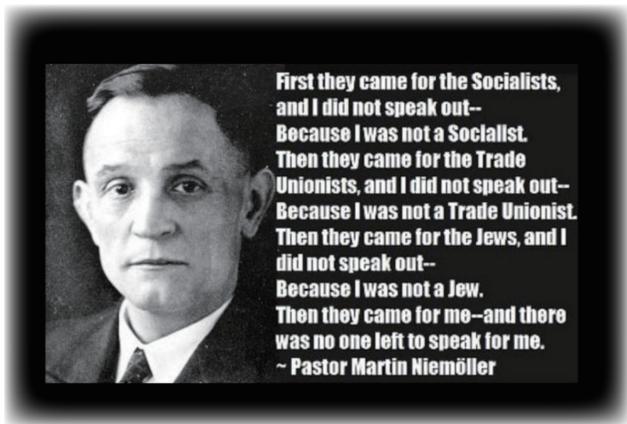
### 「取消文化」運動背後的靈

今天美國諸多黑暗現象中，最可怕的就是「取消文化」運動。其運作方式為：以暴民的姿態，用最嚴苛的話語，將表達傳統價值觀的人定罪；又威脅凡想為他說話的人，讓他們因害怕而閉口。

「取消文化」高呼「公義」、「平等」的口號，但它背後的靈極其邪惡，以懼怕為動力，以惡毒為精神。這個運動只有控訴，不容許作補贖；特色是殘忍和不饒恕。這種靈與神恩典、憐憫、饒恕之靈截然相反。

其實自從1790年代法國革命以來，類似的運動就不斷在歷史中出現。納粹德國、蘇聯革命、史達林的統治、1960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背後都是這種靈在操控。

今天美國的「1619計劃」也充滿這種靈。它宣稱：美國是種族歧視者建立的，為要實現種族歧視，而這罪永不可能抹去。他們所在意的，並不是



「宗教式」的行為表面看來並沒有罪，然而它乃等同於偶像，引誘基督徒去遵它而行，不顧神的誠命。  
 “Religious” behavior is not “openly sinful.” Yet it means setting up a “religious” idol to lure Christians to follow despite God’s commandments.

如何去改變「不公」，而是要去處罰他們所控訴的人。若有人指出，美國在種族主義的問題上已有改進，就無異於違反了他們「革命到底」的原則。這運動激烈地抵擋神，憎恨聖經的價值觀，並充斥著宿命論和虛無主義，讓人陷入絕望。

「取消文化」的作法正與尼穆勒的詩所描述的相仿：最初似乎不起眼，但它得寸進尺，所要求的愈來愈多，直至所有攔阻都被掃除。舉個例子，2012年，基督徒影星卡麥倫（Kirk Cameron，曾在1985-1992年情景喜劇《成長的煩惱》中飾演西弗家的大兒子麥克，下圖左一）上CNN的節目，用非常溫和的方式談及他對一男一女婚姻的支持。然而他立刻被妖魔化，被指責使用「仇恨」語言，是偏執狂，甚至是「謀殺共犯」。可嘆當時大部分基督教會一言不發。



很多人還記得過去人們常說：「我可能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句話美妙地表達出美國對自由的理念。然而攻擊卡麥倫的人不在意他說什麼，只在乎他竟敢講與他們觀點不同的言論。他們將他鬥臭之後，果然沒有人再敢說話了。而且不到十年，他們倡導的議題已經

成為：男女可以隨意變性。這正是因基督教領袖當年沒有大力支持反對同性戀運動和改變婚姻定義的人。

「取消文化」的推進者並沒有根本原則，他們只是要贏，只在乎奪權；為要保住權力，他們說謊可以面不改色。

我們所面對的，其實是「邪惡」本身！德國教會曾經失敗，尼穆勒的經歷應當讓我們萬分警惕。然而，今天美國有多少基督徒領袖在呢？

## 現今宗教的偶像

「宗教式」的行為表面看來並沒有罪，然而它乃等同於偶像，引誘基督徒去遵它而行，不顧神的誠命。今天美國教會裡最明顯的宗教偶像，就是「討人的喜歡」（winsomeness）。還有其他偶像，如：「面子」（respectability）、「合一」（unity）等。

有一個很強大的宗教偶像，是「純淨」（purity）。一些基督徒自稱：我最看重的是保持自己清潔；我的靈魂狀況才至關緊要。當年潘霍華指責說，許多德國信徒都存這種心態。就現今美國的政治而言，這個偶像會迷惑一些信徒，讓他們不願涉足政治，以免玷污自己；他們假裝另有一條出路，就是不投票給任何一方，似乎這樣作就沒有責任——選出來的人無論採取什麼政策，都與我無關。



從納粹興起開始，潘霍華就跟隨神的帶領，直到赴死。  
Bonhoeffer followed God's lead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ise of the Nazis all the way to his own death.

還有一種偶像，可稱之為「宿命論」，就是以為：我們在這世上所作的任何事都無關重要，因為「神在掌權」。我們只要關心自己和神的關係就夠了。然而我們不要忘記，聖靈住在信徒裡面，使我們有神的力量和權柄，成為對這個世界問題的答案。所以我們必須拒絕這個偶像。

## 潘霍華義無反顧的決定

從納粹興起開始，潘霍華就跟隨神的帶領，直到赴死。期間他常受到「用宗教方式來回應」的試探，但他始終定睛在神身上。

1939年，希特勒要開戰的情勢愈來愈明顯。由於那不是「公義」之戰，潘霍華不能參與。然而出生於1906年的他，必會被徵召入伍。該怎麼辦？他的美國朋友插手了，邀請他到美國教導和演講。如此一來，戰爭爆發時他人就不會在德國。因此，1939年6月4日，他搭船橫渡大西洋，預備在美國待兩三年。

但上船不久，他就感到內心不安，似乎有股力量要拉他回德國。

這便考驗他的屬靈成熟度和分辨力。6月12日他在紐約上岸，那種感覺沒有離開，反倒更迫切。因此，沒過幾天，他就決定在美國最多停留一年，後來又改成只待幾個月。他不住禱告，盡力去明白神的旨意。最後他雖然還不完全清楚，但卻作出了決定。他到紐約26天之後，就搭船回國。

這是個大膽而英勇的決定。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放在神手中，惟恐在美國的安全環境中停留久了，會害怕回國。結果，因為戰爭的風聲，他返國的航班是最後一艘開往德國的船。一個月後，納粹就正式入侵波蘭。

回國後，他作了一件事，到如今許多「宗教式」的基督徒還不能接受，就是請他的姊夫把他接收進德國的軍情局（Abwehr）。由於他與歐洲其他教會領袖的關係，他在軍情局似乎可以扮演某種角色。其實軍情局內有幾個人暗中反對希特勒，成了

謀反的核心。因此「檯面上」潘霍華參與德軍作間諜，而私下裡他卻直接捲入刺殺希特勒的計劃。

這個新角色帶來許多道德倫理和宗教性的問題，他無法簡單回答，只能不斷去分辨什麼是神的帶領。對他而言，若為持守「宗教」的道德純正，而置人的性命於不顧，並不是可取的。他覺得必須去作「該作的事」；而在沒有辦法向人解釋時，他就只求問心無愧，最後能向神交帳。

## 我們快到末日了嗎？

1948年以色列國的誕生，是末日已近最主要的憑據。猶太人沒有像赫人、亞摩利人、耶布斯人消失在歷史中，而能存留至今，甚至復國，令許多人嘖嘖稱奇。然而還有其他事件顯示，末日可能已近。

### 1. 世界政府正在推進

二十多年前，有些人倡導「開放國界」、「無現金社會」，被大眾嗤之以鼻。然而一些全球精英不斷推動這類思想。最近幾年，他們利用「公衛危機」奪去美國人的基本權利。有

些人甚至說，地球上人太多，需要「選擇性剔除一些」。

1970年代難以想像的事，如今頻頻發生。男著女裝、同志遊行已司空見慣；政府、軍隊、企業家都加入性別混淆的「驕傲」大合唱；跨性別商品展示在兒童部門。幾千年來被視為最基本的生活準則，現在不僅被斥為過時，更被視為邪惡。

曾被邊緣化的極左馬克思主義理念，現在突然成了主流。他們大吼說：孩子不屬於父母，而屬於國家。另一方面，國境邊界成了該丟棄的「國家主義」；不開放邊界就被斥為種族主義。

可惜不少教會仍把頭埋在沙子裡，和瘋狂的邪惡妥協，甚至與其連手，生怕若不掛彩虹旗，就會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 2. 世界宗教若隱若現

美國的福音派已有刻意模糊基本問題的趨勢，



神呼召我們要切實活出基督信仰，祂會給我們機會，作出正確抉擇。  
God calls us to live out our Christian faith authentically, and He will give us opportunities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s.

例如，在聖經的正統立場上撤退，開放批判種族主義和變性理念的課程等。

在左傾的教宗帶領下，天主教一些教會以「包容」為名，接受變性人為「弟兄姊妹」。紐約的希臘正教某大教堂竟大展同性戀旗幟。這種沒有真信仰為內容的潮流，是否預示強調「包容」與「合一」的「世界宗教」正在蘊釀之中？它至終必與聖經的基督信仰為敵。

### 3. 全球主義成為潮流

全球主義者宣稱：國家主義會導致戰爭，而全球主義卻可帶來和平。二十世紀初的「國際聯盟」和二戰後的「聯合國」，背後都有全球主義的理念。但許多人並不了解，這些機構多麼容易被野心家利用。

全球經濟潮流下的「跨國企業」並不相信美國價值，而是唯利是圖，不惜與極權國家聯手經營。當年也曾有許多企業與納粹德國合作而獲利。當「自由市場」與道德分家，必然變成邪惡的工具。

現代科技讓人們受到監控；無現金的社會讓人失去掌控自己金錢的能力；異議人士將無法作生意。這一切正在快速發生。從前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德國人驚訝地發現，他們曾以為理所當然的一切，頃刻便消失了。

要倡導全球主義，首先需把「以國家為榮」貶抑為可恥的事。歐巴馬是頭一個不同意美國「很特殊」的總統。美國建國時要成為「山上之城」的理念，與他的看法格格不入。如果全球主義的精英繼續得勢，美國就必然喪失立國的初衷，美國人也不再會是自主的人民。

### 真基督徒：美國唯一的希望

1933年納粹得權後幾個月，潘霍華的雙胞胎妹妹請他在他公公的追思聚會中講道，他是猶太人。潘霍華教區的上級告訴他，要明智一點，前面有更

重要的事等著他去做，不要在這時被貼標籤。所以他就拒絕了。但當他看到局勢迅速惡化，便覺得自己做錯了。如果他接受那次講道，可能會給納粹帶去很強的信息，甚至或許可以扼止反猶主義的推進。他感到很可恥，寫信向妹妹、妹夫道歉，承認自己當時害怕了。而神使用這次事件，讓他以後不再犯錯。

今天教會領袖看到政府有錯時，能否勇敢站出來指責？如果沒有即時指正，事後是否願意悔改？神呼召我們要切實活出基督信仰，祂會給我們機會，作出正確抉擇。我們只要甘心順服，必能經歷「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自從第四世紀基督徒不再被逼迫之後，世上

許多人道主義的出現都源於聖經。聖經對人的觀點讓我們願意去關顧窮人與病人；認定人人神面前都平等，看出種族主義是錯的，婦女不該是二等公民，人人都有尊嚴；因為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擁有權力、財富，自由的人應該運用資源去幫助不幸的人。奴隸制度的

廢除，也是因基督徒挺身而出，並付出巨大的代價。

我們知道自己的信仰會給人帶來祝福，為何還羞於啓齒，不勇於宣揚呢？許多人以為，末日已近，邪惡的趨勢無法改變。但其實，只要我們願意與神同工，祂仍可行大事，扭轉局面。

只要真基督徒起來抵抗邪惡，美國就能避免德國教會在1930年代的錯誤，並讓虛假的世俗主義世界觀分崩離析！這是神對付這邪惡時代的辦法，也是美國唯一的希望。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



# 曼哈頓的凱勒

vs.

# 尼尼微的約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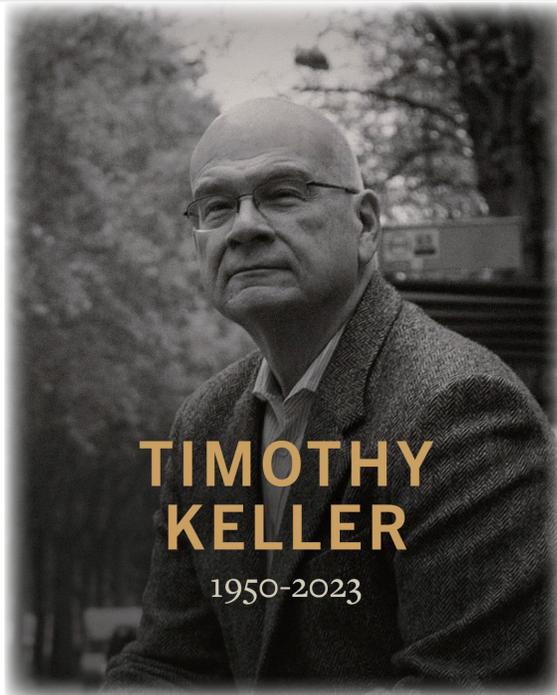
## 對提摩太·凱勒的繼承和揚棄

徐志秋

被上帝差往尼尼微的約拿，是一位不情願的先知。他盡可能地躲避上帝的呼召，想要逃往海極天邊，卻被上帝硬生生地帶回，要他完成所領受的使命。約拿在尼尼微城所傳的道極其生硬，他在城中走了一日，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拿三4）。就是這樣一個不加修飾、沒有技巧、未經處境化的硬邦邦、扎心刺耳的信息，讓尼尼微全城的人披麻蒙灰，禁食悔改；而上帝也「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拿三9~10）。

就某種意義而言，提摩太·凱勒（Timothy James Keller, 1950–2023）是當今的約拿。這位知名的牧師、講員和暢銷書作者用生命中的精華歲月，在後現代的紐約曼哈頓傳講福音，呼籲大都會的居民離棄偶像，歸向真神。只不過凱勒所使用的方法似乎與約拿相反，他使盡渾身解數，運用各種智慧，盡力遷就聽眾的語言和口味，把基督教教義處境化，甚至在某些教義方面過度妥協，馴化了福音，過濾掉福音信息中令後現代聽眾討厭的地方。鑒於凱勒的巨大影響力，我們有必要對他的神學立場、護教方法和解經思路進行梳理，目的是為了去蕪存菁，更好地吸收借鑒。這也是對這一位時代工人最好的緬懷方式。

凱勒被譽為是與魯益師（C.S. Lewis）比肩的當



代基督教護教者。他是紐約救贖主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創會牧師，並通過「救贖主城市植堂」（Redeemer City to City）機構，把他的經驗傳授給世界各地的都市牧者。凱勒也是威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實踐神學教授，他和當代新約學者卡森（D.A. Carson）所創立的「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對當代福音信仰有著深遠的影響。

截止到2023年底，「救贖主城市植堂」運動已經在全球建立了1633所城市教會，<sup>1</sup>

散佈在非洲、中東、亞太、歐洲、拉美、南美、北美等地區。<sup>2</sup> 斯人已逝，留下了豐碩的遺產供後人分析評議。

2013年，一群改革宗學者出版了評議凱勒神學的論文合集《與凱勒互動》（*Engaging with Keller*）。<sup>3</sup> 他們從改革宗正統和威斯敏斯特標準（Westminster Standard）的角度，對凱勒所留下的講章、書籍進行同行評議（Peer Review）。這是學者們對同行致敬的一種方式，是凱勒所獲得的尊榮。本文在這些學者評議的基礎上，結合筆者對凱勒牧師多年的追蹤學習，嘗試探討凱勒在神學方法、釋經和護教方面的得失成敗。

總體而言，凱勒牧師為了贏得後現代都市白領群體的關注與認同，對某些傳統教義進行了稀釋淡

凱勒是位優秀的牧者，對所服事的人群有著很高的關注度。  
Keller is an outstanding pastor who shows great concern for the people he serves.

化、重新包裝或處境化處理，在一些存在爭議的議題上採取「進步」(Progressive)立場。例如，凱勒接受神導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與聖經啟示的創造論多有抵牾之處。本文以凱勒的罪論和地獄觀為切入點，指出他在某些教義上妥協退讓，偏離了聖經啟示。和《與凱勒互動》一書的作者們一樣，本文全無詆毀凱勒的意圖，而是站在福音信仰立場上，對凱勒作品爭議處進行批判和揚棄，為的是更好地吸收、繼承凱勒的神學遺產。

凱勒牧師在華人知識分子基督徒及中國都市教會中的影響頗為深遠，從華人教會視角分析評議凱勒的思想和事工，也是華人教會追思緬懷這位時代工人的一種方式。

## 凱勒的神學方法

凱勒是位優秀的牧者，對所服事的人群有著很高的關注度。他遵循司布真「一手報紙、一手聖經」的方法，試圖在改革宗傳統和紐約曼哈頓人群之間構建一座橋梁，把教義用都市白領所能明白的詞彙與概念表達出來，並且抓住現代人的關切點，掰開揉碎後用在現代生活處境之中。凱勒對現代都市族群濃郁的存在關切，使得他在神學方法上或多或少染上存在主義的色彩。儘管田利克(Paul Tillich)並非凱勒思想的主要來源，但在神學方法論方面，凱勒採納了田利克的「關聯方法」(Method of Correlation)。按照田利克的定義，「關聯方法通過實存問題和神學答案之間的相互依存，來詮釋基督信仰的內容」。<sup>4</sup> 田利克認為，神



一手報紙，一手聖經

學肩負雙重任務，一方面導引出人類生存所蘊含的問題，另一方面從上帝的自我啟示中為這些問題找到答案。凱勒的講章和著作處處體現出這種神學方法。

凱勒的救贖主長老教會坐落於紐約曼哈頓地區，那裡雲集了證券交易、風險投資、文化出版、藝術時尚等領域的菁英，是後現代思想和族群滋生繁茂的溫床。凱勒畢生努力嘗試去理解和表述受眾所關切的生存問題，同時力圖在正統改革宗教義中尋找相關答案。這種一方面表述生存問題、另一方面尋找神學答案的方法，正是典型的「關聯方法」。

但凱勒所面對的紐約曼哈頓人群，在文化屬性方面呈現多元特性，基本上可以劃分為「現代」和「後現代」兩大類。現代族群年齡較長，對傳統價值認同程度較深。面對這個族群，凱勒使用傳統術語，直接傳講正統信仰。學者們在這個層面上基本認同凱勒，甚少詬病。另外一個相對年輕的後現代族群，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對一些敏感議題往往持「進步」(Progressive)立場，對基督信仰之外的世俗思潮或其他宗教持友好開放態度。根據凱勒的年齡及他所受的教育推測，他應該更認同現代族群。然而，作為一個優秀的牧者，他努力離開自己的舒適區，嘗試體認後現代族群的感受和思維，用後現代的術語思潮、理論模型來表達基督教傳統教義。仔細研讀凱勒的作品，就會發現他為後現代族群所提供的神學答案，在某些點上與他為現代族群所準備的答案迥然不同。這種在後現代語境下的嘗試新鮮而充滿創意，但也危機四伏，一不小心就會跌入綏靖和妥協的泥潭。凱勒思想的爭議之處多源於此，學者們對他的微詞與批評，也大都集中在這些方面。<sup>5</sup>

## 鎧甲上的裂縫之一： 凱勒對罪的重新包裝

很少有人懷疑凱勒神學意圖的正統性。作為一個被按立的長老會牧師，凱勒在作品中多處體現對改革宗四大信條的認信和尊重。<sup>6</sup> 2012至2018年間，凱勒和卡森編制了《新城要理問答》(New City Catechism)，其內容與歷史上諸改革宗信條吻合。這充分說明凱勒在神學立場上並無偏離正統的意圖。一些學者(如Campbell、Schweitzer等)對凱勒的作品進行系統分析，結論是：「凱勒無罪」，「凱勒的意圖是要教導正統信仰，只是他並未完全成功地達成他的善良意圖」。凱勒思想的裂縫分

凱勒對後現代文化的妥協，最直接的表現是他對罪的理解。  
Keller's compromise with postmodern culture is most evident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sin.

佈在傳遞的過程之中，他努力「通過當今的語言符號，把古老的正統信仰轉化為與現實生存休戚相關的信息」，傳遞給生活在都市文化中的後現代聽眾。<sup>7</sup>

然而，在同情、理解、甚至仰慕凱勒的基調下，我們還是要勇敢指出，凱勒思想存在對後現代文化的妥協，在某些基本教義上混入了後現代的元素，由此導致對聖經教導的稀釋或歪曲。

凱勒對後現代文化的妥協，最直接的表現是他對罪的理解。罪對所有的時代，都是一個具有心理衝擊的、帶刺的教義，對於注重自我及心理感受的後現代文化，更顯得格格不入。為了降低「罪」在後現代聽眾耳中的刺耳和不適，凱勒作了重新定義和包裝：

罪在此處的含義是自私 (self-centeredness)，從這個核心開始，罪滋生蔓延。從個體層面講，罪意味著「為自己而活，為我自己的榮譽和幸福；如果有利於我的幸福，我也願意幫助你獲得幸福」；從群體層面講，這種自私破壞世界的和平與正義，撕裂人類相互交織的關係之網。<sup>8</sup>

在《二十一世紀教會成長學》一書中，凱勒對這個定義作了補充說明：

當我在曼哈頓的事工開始之初，我遭遇了對基督教罪觀的文化過敏。我發現當我轉而借用聖經中廣泛出現的關於拜偶像的教導，人們就容易抓住並理解罪這個概念。我向他們解釋，罪就是把人生的意義建造在上帝之外的任何其他事物之上，儘管這些事物中有一些原本是好的。上帝之外的其他事物，一旦成為我們生命的根基，它們就驅動著我們的熱情和選擇，並最終奴役我們。<sup>9</sup>

用自私或拜偶像來重新定義基督教的罪觀，

在邏輯上屬於以偏概全。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罪都是出現頻率很高的詞語，希伯來文中的罪 (chata') 和希臘文中的罪 (hamartano)，其字源含義都是「不中靶心」。

凱勒對罪的後現代定義，也偏離了聖經原初定義的靶心。

凱勒對罪的詮釋過多地融入了存在主義的元素。他在《我為什麼相信？》一書中借用丹麥哲學家祈克果 (Kierkegaard) 對罪的定義，認為人只有在對上帝的關係和事奉中才能找到自身的命定，而罪就是對這種命定

無望的拒絕。罪就是想要成為自身的尋求，在上帝之外找到一個身分。<sup>10</sup> 凱勒對罪的後現代解讀，浸潤著人文化、心理化的存在主義色彩，這種解讀與正統改革宗對罪的定義大相徑庭。1647年版威斯敏斯特信條第六章關於罪的明確定義：「凡是罪（不拘原罪抑或本罪）都是對上帝公義律法的干犯，也是與上帝的律法相悖的」。<sup>11</sup> 約翰一書三章4節一針見血地點出罪與律法的關係：「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律法的背後是立法者，也就是那位聖潔的位格化上帝。律法是上帝聖潔本性的體現，而罪就是對上帝聖潔本性的違背；人犯罪，最核心的本質和最重要的後果是得罪了神，而不是在尋找自我身分過程中的迷失，也不僅僅是被偶像所奴役。

凱勒在罪論上的妥協必然導致在救贖論方面語焉不詳、摻雜含混，進而使基督的救恩晦暗不明。「『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提前一15a）。使徒保羅如此看重基督的救贖，因為他深知「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一15b）。上帝道成肉身，不是要解決後現代人的身分迷失問題，而是要解決普世人的罪的問題。身分迷失的問題可以通過心理輔導、家國情懷等方式排遣紓解，但罪的問題只有在耶穌基督的救贖裡才能真正找到答案。罪是致命的疾病，對罪的態度敷衍草率、輕描淡寫，就如同醫生隱瞞病情、報喜不報憂，或許能讓病人暫時心情愉悅，但誤診終究是對病人不負責任，會害了病人。



凱勒深受魯益師的影響，認為「地獄只是一種基於上帝之外的其他事物的自由選擇的永恒身分」。Deeply influenced by C.S. Lewis, Keller believed that “hell is merely an eternal identity based on free choice apart from God.”

## 鎧甲上的裂縫之二： 罪人自由選擇的地獄

地獄作為傳統基督教教義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後現代的今天常被質疑和炙烤。許多有意回歸正統的泛福音派神學家雖然承認地獄的存在，但卻在不同程度上鈍化、淡化、甚至美化地獄的概念，如巴特（Karl Barth）、魯益師（C. S. Lewis）、斯托德（John Stott）、萊特（N. T. Wright）等。凱勒是他們中間的一員。

凱勒有關地獄思想的主要來源，應該是魯益師，而不是聖經；而魯益師的地獄觀念來自於麥克唐納（George MacDonald）。麥克唐納是十九世紀後期的一位蘇格蘭作家，他深受東方教父汝撒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的影響，在作品中時常流露普救論（Universalism）的觀點。麥克唐納不相信「刑罰替代救贖論」（Penal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認為耶穌基督救贖罪人脫離的是罪，而不是上帝對罪的憤怒和責罰。<sup>12</sup> 魯益師對麥克唐納推崇備至，<sup>13</sup> 並承襲了他對於地獄的觀點。魯益師曾表述：「有些人將不被拯救。如果我有這個權力，我將毫不猶豫地首先從基督教中刪除這個教義。」然而，他清楚意識到這教義有深厚的聖經基礎，因此繼續說道：「但它得到聖經的權力支持，尤其是我們的主自己的話語；它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所堅持的；而且它有理性的支持。」<sup>14</sup> 出於對聖經和教會傳統的尊重，魯益師無法否認地獄的存在，但他對地獄進行了主觀、人本、心理化的稀釋和改造。他認為，地獄開始於抱怨的心情，當抱怨成為習慣，人們會慢慢享受這種抱怨；地獄不是上帝送罪人去的地方，而是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的一些正在生長的東西，除非及早制止，否則它（抱怨）將成地獄。<sup>15</sup> 魯益師甚至認為：「被詛咒者在某種意義上是成功、徹底的反叛者；地獄的大門是從裡面鎖上的」。<sup>16</sup>

凱勒深受魯益師的影響，認為「地獄只是一種基於上帝之外的其他事物的自由選擇的永恒身分」。<sup>17</sup> 在《地獄的重要性》一文中，凱勒展露他對地獄的理解：

什麼是地獄呢？就是上帝主動地放棄我們，任憑我們自由選擇，走上我們自己的道路，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靈魂的船長」；任憑我們遠離祂、脫離祂的控制；也即上帝驅逐我們去到我們一生想要去的領地。<sup>18</sup>

凱勒引用派克（J. I. Parker）在《簡明神學》中對地獄的論述：「聖經視地獄為自主選擇的……，地獄體現了上帝對人類選擇的尊重，所有人都得到了他們實際選擇的東西，要麼永遠與上帝在一起，崇拜祂；要麼永遠離開上帝，崇拜自己」。<sup>19</sup> 凱勒順著派克的思路，把地獄描述為遠離上帝的自由之境：

如果你最想要的是在上帝的榮美和聖潔之中崇拜祂，那麼這就是你將得到的……，如果你最想要的是做自己的主人，那麼上帝的聖潔將成為一種痛苦，而上帝的存在是你想要逃避的永遠的恐懼。<sup>20</sup>

凱勒用「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來置換聖經中對地獄的客觀啟示：

顯然，人的自我中心，而非上帝中心，導致我們可憐而又瞎眼。越是自我中心、自我沈迷、自憐自艾、自我開脫，就有越多的破裂發生，無論在關係、心理、甚至生理層面，皆是如此。……我們想要逃離上帝，上帝以祂無限的公義，把我們送到我們想去的地方。……因此，地獄是一座監獄，它的門首先是我們自己從裡面鎖上的，然後才是上帝從外面鎖上的。一切跡象表明，那些門是從內部永遠緊閉的。<sup>21</sup>

凱勒描繪的地獄更像是罪人的狂歡派對，每個人自由選擇前往，自由選擇留在那裡，自由按照心中的慾望恣肆狂歡。地獄僅有的「懲罰」或不適，就是狂歡之後些許良心的不安，以及存在論意義上的迷失或意義的缺失。這是一個後現代版、享樂主義的地獄。凱勒版的地獄裡沒有上帝的存在，而聖經啟示的地獄卻充滿上帝的存在，罪人在上帝的聖潔和烈怒面前逃無可逃；凱勒的地獄是罪人自由選擇的去處，而聖經啟示的地獄是被上帝審判後的罪人失去自由的地方；凱勒的地獄是怙惡不悛的罪人享受罪中之樂的地方，而聖經啟示的地獄是那些不認識上帝、不順從耶穌基督的惡人遭受永遠痛苦的地方。

凱勒的這些缺憾，令人想起尼布爾對自由派神學的犀利評論。尼布爾認為，自由派所宣揚的福音是「一位沒有憤怒的上帝，通過一位沒有十字架的基督，拯救沒有罪的人類，進入一個沒有審判的國度」。<sup>22</sup> 如此傳講，若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對福

簡河培教授激發了凱勒，但他所主張的都市宣教，在神學上堅定而務實，並沒有凱勒那樣的妥協退讓。  
Harvie Conn inspired Keller, but Conn's advocacy for urban missions was theologically firm and pragmatic, without the same level of compromise as Keller.

音的信心不夠。保羅說：「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一16）。約拿相信神的大能，因為他在大魚肚子中明白一個真理：「救恩出於耶和華」（拿二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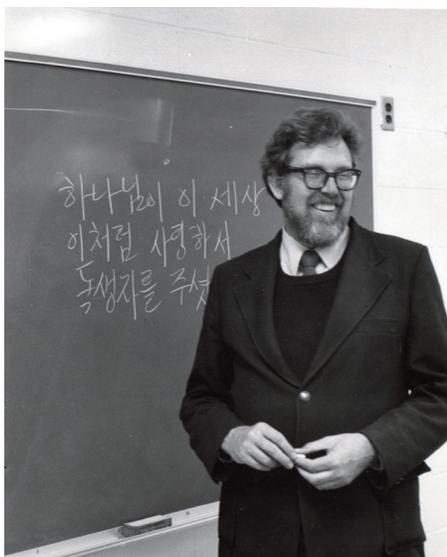
## 當代都市宣教的先驅

較之凱勒在某些教義上的得失成敗，他對都市事工的理念和實踐，更加值得我們關注。

凱勒選擇在紐約曼哈頓植堂，這個決定深受他在威斯敏斯特神學院的博士導師簡河培（Harvie Maitland Conn）教授的影響。凱勒在一篇紀念簡河培教授的文章中寫道：「如果不是簡河培教授的書籍和榜樣，我永遠不會想要在紐約市植堂」。<sup>23</sup>他在威斯敏斯特讀書的時候，遇到以簡河培為核心的一群都市宣教學者，凱勒的都市事工理念就在那時候形成。他確信：「上帝看重都市，都市在上帝的全世界福音拓展計劃中具有戰略意義。」<sup>24</sup>《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記者斯塔福德（Tim Stafford）描述：「與簡河培那樣投身於城市事工的老師天天互動，在他心裡栽種並滋生了都市神學。他對費城市區各種事工參與，比如在第十長老教會的服事，培養了他對都市的正面觀念」。<sup>25</sup>

倘要探尋凱勒事工的理念根源，就必須研究簡河培教授的都市宣教神學。簡河培教授在威斯敏斯特神學院教書的最後幾年，筆者正在那裡求學，有幸上過他的課，也得到過他的指點。他曾經在韓國宣教十多年，對亞洲學生特別友善親切。有一次他請我去他的辦公室，詢問我關於中國家庭教會的現狀。我在交談中使用了「地下教會」（Underground Church）這個

詞，他馬上糾正我說，應該叫「家庭教會」（Household Church），因為普世大公教會都在陽光下，不在地下。他是最受全校學生青睞的老師，學生們都以上過他的課



為榮。我上過他的《教會論》，輕鬆活潑又富感染力。他每次講道，學生都捨不得錯過。他常常講起在韓國的宣教經歷。1960年代的韓國遍滿了戰爭的創傷，他一邊在總神學院（Chongshin Theological Seminary）教課，一邊深入首爾市區的貧民窟，在那裡傳福音、帶查經班。當時首爾美軍基地四周聚集著許多妓女，他就在妓院裡開設查經班，向她們傳講福音，派發單行本《馬可福音》，他也認真聆聽這些年輕女孩們的人生故事。這段經歷使他意識到，世人眼中的「罪人」也常常是被罪傷害的對象（sinners can also be the sinned against）。他也為流浪兒童和拾荒者開查經班，這些都市底層人群引發他的思考，使他明白主耶穌所說的「貧窮的人有福了」這句話的深意。簡河培教授的這些事工觸犯了首爾的黑幫，他不止一次被凌辱毆打。戰後韓國都市底層的這段生活經歷，深深地影響了他對都市宣教的思考。他把這段宣教經歷和思考結果寫入了《傳福音：行公義講恩典》（*Evangelism: Doing Justice and Preaching Grace*）一書。

簡河培教授激發了凱勒，但他所主張的都市宣教，在神學上堅定而務實，並沒有凱勒那樣的妥協退讓。簡河培教授認為，整本聖經的中心主題，可以用約拿書二章9節來概括：「救恩出於耶和華」！約拿是不順服的先知，但也是不妥協的先知。一個受神差遣的先知，最重要的任務是如實傳講神的話，無論是「福音」還是「禍音」，都應該毫不妥協地忠實傳講，在罪、審判、地獄等這些關鍵教義上不作美化、包裝，因為使人悔改的，並不是傳道者的口才修辭、演講技巧，也不是我們對文化的同情與遷就，真正使人悔改的，是上帝的道，是神的能力，因為「救恩出於耶和華」！

基督信仰從初代開始就是在都市環境下生長發展起來的，但教會歷史上對都市的關注在當代美國教會文化中已被遺忘。簡河培敏銳地指出，「美國城市福音教會的歷史處處散落著對都市的文化悲觀主義」。<sup>26</sup>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美國都市發生大規模白人外遷現象。<sup>27</sup>大量白人遷往郊區，美國文化的重心也往郊區轉移，導致市區居民的有色人種比例激增，許多市區淪為貧民窟。與此同時，以白人為主體的傳統美國福音派逐漸形成反都市（anti-urban）的文化氛圍，主流文化對都市抱有偏見，都市教會日益沒落，福音事工的重心轉向郊區。在這種大潮之下，凱勒逆潮流而動，他是一位懷揣都市植堂異象的牧者，經過對地區文化審慎的分析評估，毅然選擇代表了現代都市文化的紐約曼

凱勒在曼哈頓的事工對日益都市化的中國教會和社會也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Keller's ministry in Manhattan offers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the increasingly urbanized Chinese church and society.

哈頓，在那裡落腳扎根，持續耕耘，開花結果，卓有成效。

凱勒在曼哈頓的事工對日益都市化的中國教會和社會也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從1978到2018的四十年間，中國都市化比例從17.92%上升到59.58%，都市人口從一億七千多萬猛增到八億三千多萬。<sup>28</sup> 都市化推進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卻也造成了形形色色的都市病。中國教會必須應對這種變化，探討如何在都市環境中有效宣教和牧養。

凱勒在某些關鍵教義上的妥協並不值得我們追隨，但他對時代特點的敏銳嗅覺、大膽的嘗試和勇敢的實踐，是值得我們效法的楷模。

#### 參考文獻：

- 1、<https://redeemercityocity.com>.
- 2、<https://redeemercityocity.com/regions>.
- 3、Iain D. Campbell & William M. Schweitzer, ed., *Engaging with Keller* (EP Books, 2013).
- 4、Paul Tillich,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 1951), p.60. “The method of correlation explains the content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through existential questions and theological answers in mutual interdependence”.
- 5、Campbell and Schweitzer, ed., p.24 – 25.
- 6、這四大信條為：比利時信條（1561）、海德堡要理問答（1563）、多特信條（1619）、威斯敏斯特信條（兼大、小要理問答，1647）。
- 7、Campbell and Schweitzer, ed., p.17.
- 8、間接引用自Campbell and Schweitzer, ed., p.34；直接引文參見Tony Santaella, “Has the Notion of Sin Been Lost?”
- 9、Tim Keller, *Center Church* (Zondervan, 2012) p.126-127
- 10、Tim Keller, *Reason for God* (Harper Christian Resources, 2010) reprinted edition, p.162. “Sin is the despairing refusal to find your deepest identity in your relationship and service to God. Sin is seeking to become oneself, to get an identity, apart from him.”
- 11、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647) Chapter VI, Clause VI, “Every sin—both original and actual—is a transgression of the righteous law of God and contrary to it.”
- 12、Miho Yamaguchi, *George MacDonald's Challenging Theology of the Atonement, Suffering, and Death* (Wheatmark, 2007), p.27.
- 13、C. S. Lewis, *George MacDonald: An Anthology*

(Macmillan, 1947), Preface.

14、C.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in *The Complete C. S. Lewis Signature Classics* (San Francisco: Harper 2002), p.416.

15、轉引自凱勒對路馬斯地獄觀念的描述，<https://timothykeller.com/blog/2008/8/1/the-importance-of-hell>。

16、C. 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p.538.

17、Tim Keller, *Reason for God* (Harper Collins Christian Pub, 2010), Chapter 5. 這是Keller的原文“ In short, hell is simply one's freely chosen identity apart from God on a trajectory toward infinity.”

18、Tim Keller, *The Importance of Hell*, <https://timothykeller.com/blog/2008/8/1/the-importance-of-hell>

19、J. I. Packer, *Concise Theology, A Guide to Historic Christian Belief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2001), p.262 – 263.

20、Tim Keller, *The Importance of Hell*, <https://timothykeller.com/blog/2008/8/1/the-importance-of-hell>

21、Ibid.

22、H. Richard Niebuhr, *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9), p.193. 原文為“ A God without wrath brought men without sin into a Kingdom without judgment through the ministrations of a Christ without a Cross.”

23、Tim Keller, “In Memory of Dr. Harvie Maitland Con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35 no.4, Oct 2011, 212 – 217.

24、Mac Pier, *Consequential Leadership: 15 Leaders Fighting for Our Cities, Our Poor, Our Youth and Our Culture* (InterVarsity Press, 2012), p.29.

25、Tim Stafford, “How Tim Keller Found Manhattan,”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009, 1 – 7.

26、Harvie M. Conn, *The American City and the Evangelical Church: A Historical Overview* (Baker, 1994), p.194. “The history of the evangelical church in the American city has been liberally sprinkled with a cultural pessimism toward things urban.”

27、美國白人大規模遷出都市、遷往郊區的現象被稱為White Flight 或 White Exodus。這是米歇爾奧巴馬接受《時代週刊》採訪時的童年回憶：<https://time.com/5714285/michelle-obama-white-flight/>。

28、Binbin Yu, *Ecological effect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DirectScience*, Volume 135, 2021.

作者是CIU Kepha學院院長。

# 從受難英雄 到和平使者

## 探尋劉曉波的政治倫理

木白

數年前，筆者曾在《恩福》雜誌發表「劉曉波的懺悔與勇氣」一文，指出劉曉波作為民主與人權鬥士，在其人生的兩次重大抉擇中，既展現了面對暴力體制的軟弱，也表現了無畏的勇氣。本文將結合最新的傳記研究，<sup>1</sup> 深入探討劉曉波的宗教信仰與政治倫理的核心議題，以此揭示當代中國和平運動的特徵與前景。

### 兼具批判精神與和解意味

作為一位青年教師、作家，以及80年代中國文壇的風雲人物，劉曉波首次提出和平的政治主張是在1989年夏天。當時，與許多海內外遠觀民主運動的人不同，劉毅然中斷了在美國的訪學，積極投身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6月初，他與另外三位知識分子共同發起了第二次絕食抗議。這一大膽的舉動不僅旨在重新點燃廣場上日漸消沉的學生抗議熱情，還呼籲他們以全新的非暴力方式與當局對峙。在他親自撰寫的絕食宣言中，劉明確表達了這一意圖：「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他進一步解釋，仇恨與敵對情緒所

引發的暴力正是實現民主目標的最大障礙。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為中國人的遺傳；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sup>2</sup>

不僅如此，劉曉波憑藉非凡的勇氣和說服能力，巧妙地與抗議者和威權政府展開交涉。作為紅

衛兵一代，劉對大多數出生於60年代、在公立學校中接受仇恨教育的年輕抗議者們報以深切的理解。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代人「喝著狼奶長大」，以此形容他們在充斥著仇恨和暴力的環境中成長。因此，他呼籲學



劉曉波

1955-2017

我期待  
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  
最後一個受害者  
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對劉曉波而言，絕食行動不僅是實現政治訴求的手段，更是他個人宗教意識的體現。For Liu Xiaobo, his hunger strike was not only a means to achieve political demands but also an expression of his personal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生們努力擺脫這份暴力遺產，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他們的民主訴求。

劉對官方的態度也耐人尋味：他傳達的訊息既充滿批判性，又富有和解意味。在揭露中共政權內在暴力屬性的同時，他避免了妖魔化政權的做法。為了這個目標，他冒著來自各方的風險，不僅批評了獨裁政權的主要領導人，也對抗議學生提出了反思的要求，呼籲雙方檢視各自在維繫暴力循環中的角色。他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喚醒對立雙方的公民意識，促使人們超越現有的暴力思維與心態。



## 具殉道色彩的受難英雄

最為重要且常被外界忽視的事實是，對劉曉波而言，絕食行動不僅是實現政治訴求的手段，更是他個人宗教意識的體現。筆者將其解讀為劉對「受難英雄」命運的實現，效法了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正如劉在回憶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坦言：

從超現實的角度看，我的選擇頗有耶穌殉難的色彩，不僅是為民族，更是為人類，我彷彿看到十字架上的鮮血永遠在呼喚著人類的良知。從自我實現的層次上看，我以絕食完成了自己的理論：沉入人類悲劇的最底層，獲得一次性的自我肯定，贖回我曾犯下的全部罪惡。死會使我的生命澄清、聖明，它是一道閃電，刺破由虛無構成的漫漫黑暗。<sup>3</sup>

從中可見，基督的受難是劉曉波當時政治倫理的核心，他將其視為那些在政治意識形態與虛無主義之間掙扎之人的歸宿。這一信念促使劉得出結論：仿效基督的殉道是實現自我，甚至獲得救贖的唯一途徑。因此，他積極參與抗爭，並決定發起絕食抗議，將其視為對自己勇氣和英雄理想的嚴峻考驗。

天安門事件後，劉曉波被捕入獄。在求生本能

的驅使下，他發表了一份不情願的悔罪書，藉此得以提前獲釋。在隨後的幾年中，劉始終對這一決定耿耿於懷，原因不僅在於對自身懦弱的反思，更因為他擔心這可能損害自己作為「受難英雄」的公眾形象。

和平神學家麗莎·凱希爾（Lisa Cahill）最近針對全球非暴力運動提出了一個審慎的觀點，指出非暴力努力並不總是成功，天安門事件正是一個典型例子。<sup>4</sup> 如果僅以劉時而堅定、時而妥協的倫理立場來看，這場運動的結果的確令人失望。然而，筆者認為，若將其視為

劉曉波後來追尋非暴力與和平人性的旅程起點，仍可從中看到希望的曙光。

## 最後的法庭陳述：非暴力回應

在隨後的近二十年裡，劉曉波因堅持一貫的政治信念和主張，多次被捕入獄。直到2008年，他的和平倫理再次面臨嚴峻考驗。同年夏天，劉曉波組織並參與起草了《零八憲章》，旨在號召300多名異見知識分子和人權活動家聯合起來。這份文件呼應了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的精神，呼籲政府進行實質性改革，建立憲政民主並加強公民權利的保護。

正如預料中的那樣，劉曉波的參與引發了當局的強烈反應，最終導致他被長期監禁，直至去世。然而，在最後的法庭陳述中，劉曉波始終堅守抗爭立場；他既不妥協，也不認罪。相反，他重申了天安門時期所倡導的非暴力原則，表明儘管面臨嚴酷的後果，他依然堅定不移地致力於和平抗爭。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

此時的劉曉波逐漸意識到，若要真正效法十字架上的基督，就必須直面內心的痛苦，並承擔起沉重的道德責任，即對他人的痛苦保持敏感與關懷。At this time, Liu Xiaobo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to truly follow Christ on the cross, one must face inner suffering as well as bear the heavy moral responsibility, i.e., being sensitive to and caring for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sup>5</sup>

仔細審視劉曉波的這段陳述，可以發現與其天安門絕食宣言之間存在兩個顯著差異。首先，儘管他早期的反思根植於中國傳統與現代歷史的背景，但此時的結論更多來自他個人的經歷，這段軌跡充滿了來自政權的迫害和指控。這種從宏大歷史視角轉向個人敘事的變化意義深遠。

其次，兩次宣言所處的環境截然不同。絕食宣言是在天安門廣場發表，面向國際友人、崇拜者和同情者，處於一個相對友好的環境；而最後的陳述則是在法庭上進行，後者是一個充滿敵意的場合，由司法機關成員主導，這些人對劉的事業不僅毫無同情，甚至充滿敵對。在這樣的情景下，猶如耶穌當年在羅馬和猶太當局面前接受審判，任何正面的結果都是無法期待的。

神學家萊德拉赫（John Paul Lederach）在其經典著作《道德想像》中提出和平建設的認知與道德能力，為我們提供了進一步理解劉曉波和平之路的框架。萊德拉赫指出，這些關鍵能力包括：將自己置於包含對手甚至敵人的關係網絡中；在應對複雜問題時避免陷入二元對立的能力；對創造性努力的持續追求；以及勇於承擔打破暴力循環的風險。<sup>6</sup> 這些能力共同彰顯出寬恕與和解的力量。

從這一角度解讀劉的最後陳述，我們可以發現，這不僅是他對政治迫害的非暴力回應，也是他表達批判立場與倫理姿態的具體行動。劉曉波在實踐中將認知能力與道德力量融為一體，展現了他在逆境中對非暴力自我的深刻重塑。

## 和平使者：未能正視耶穌救贖

每一次真正的轉變都有其起點和終點，劉曉

波的旅程也不例外。從「受難英雄」到「和平使者」，劉曉波經歷了二十年不懈的抗爭、哀痛與反省。其中最深刻的變化是一個懺悔者的誕生。作為處於中國權力結構之外、社會邊緣的異見人士，劉曉波與第二任妻子劉霞共同通過持續的寫作和倡議，一方面揭露政權固有的不公與暴力，另一方面表達對更加平等、友愛與和平社會的嚮往。儘管多次被拘留和監禁，他在表達政見時依然堅定地堅持非暴力的立場和原則。最重要的是，在面對天安門事件後巨大的悲痛和內疚時，他始終堅持悼念逝去的

青年學子，並與那些遇難者的家屬共同分擔悲傷。在2003年接受「傑出民主人士獎」時，劉坦誠地自述道：

是十四年前的那個血腥黎明，讓我懂得了自己的淺薄和自負，懂得了愛的柔性溫暖和內在力量，並開始嘗試著去體驗真實生存的厚重……盡力讓自己筆下的每個字，皆是來自墳墓中亡靈們的傾訴——用對墳墓的記憶對抗強制性遺忘，也是用贖罪的虔誠對抗謊言化的生存。<sup>7</sup>

此時的劉曉波逐漸意識到，若要真正效法十字架上的基督，就必須直面內心的痛苦，並承擔起沉重的道德責任，即對他人的痛苦保持敏感與關懷。換言之，

與他早年追求理想化的基督形象不同，正是在苦難中關愛他者的掙扎，才讓劉曉波真正產生了對超越性上帝的渴望。這位上帝不僅揭示了他作為人的局限性，更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歲月中幫助他領悟到柔和溫暖的愛所蘊含的力量，鍛造出一種不同於共產政權暴力邏輯、植根於神聖之愛的獨特品格。正是這種力量，使得他能夠為死者而活，並為生者而戰。

遺憾的是，儘管劉曉波堅信耶穌基督能夠喚醒人類的良知，他卻始終未能正視耶穌在十字架上已經救贖人類罪惡的事實，也無法真正領悟作為



和平品格源於對真理與愛的委身，展現在個人與集體行動中。The character of peace stems from a commitment to truth and love and manifests in actions taken both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和平之子的基督所帶來的平安與喜樂。<sup>8</sup>直到他去世，劉雖然在沉思中深刻意識到上帝超越的愛與憐憫，但始終未能宣稱：「在基督裡，沒有敵人和仇恨。」

和平品格源於對真理與愛的委身，展現在個人與集體行動中。正如劉曉波所敬仰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等和平運動領袖，他們不僅通過承受個人苦難來對抗壓迫與暴力，還懷著愛與憐憫幫助那些在暴力體制下掙扎的人們。而劉曉波的獨特貢獻在於，通過在上帝面前的懺悔、為暴力受害者的哀悼，以及對普世人類尊嚴的堅定承諾，他逐步鍛造並展現了一種獨特的和平品格。藉此他不僅讓我們看清了共產體制暴力循環的現實，更激勵我們肩負起追尋天國和平倫理的艱難使命。 

### 參考文獻：

1、Perry Link and Wu Dazhi, *I Have No Enemies: The Life and Legacy of Liu Xiaob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2、鄭旺等編：《劉曉波其人其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年，第138頁。

3、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臺北：時報出版社，1992年，第238-240頁。

4、Lisa Sowle Cahill,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Pacifism, Just War, and Peacebuilding*,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2019, pp. 327, 330 – 333.

5、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原定於在2009年12月的審判中宣讀，但在審判期間劉未被允許出庭。原文見劉霞、胡平、廖天琪編《劉曉波文集》，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第226 – 227頁。

6、John Paul Lederach, *The Moral Imagination: The Art and Soul of Building Pe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

7、劉曉波：《用真話顛覆謊言制度——接受「傑出民主人士獎」的答謝詞》，《劉曉波文集》，第211頁。

8、筆者在此感謝陳宗清牧師的評論意見。

作者為旅英學人。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 (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 (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 (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文化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 \_\_\_\_本 (30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 (9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 (15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 (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 (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 (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 (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 (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2 \_\_\_\_本 (8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 (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 (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 (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 (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 (10元)

\_\_\_\_ 《同信、同心、同行》 \_\_\_\_本 (20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 海納百川 有容乃大

## 首屆漢語公共神學會議及其反思

天靈

### 簡況與主題

第一屆漢語公共神學會議於7月22至25日在氣候宜人、靜水流深的密西根州大急流域的加爾文神學院舉行。原本計畫20人左右的小型會議，有超過50人報名，而且是線上線下同步進行，讓遠在日本、馬來西亞等地的講員也可以同步參與。

會議主題為「秉燭行前」(Let Your Light Shine Before Others)。主持人安平牧師說明：首先，這取自於主耶穌給門徒「你們當為光為鹽」的經典教訓：「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五章14~16)。其次，這個主題也受漢語公共神學先輩何光滬老師的專著《秉燭隧中》之啟發：一群人在長長的隧道中行走，伸手不見五指，跌跌撞撞；突然有幾個人，高高地舉起點燃的蠟燭，照亮了周圍。最後，會議主題與普世佳音新創刊的漢語公共神學評述《秉燭》雜誌相吻合。



2024首屆漢語公共神學會議 7.22-25 Grand Rapids, MI, USA

### 雲集四海才俊

中國大陸上個世紀初經歷了知識界持久的反

基督教運動，以及二戰後中國政府持續剷除宗教的各種運動，再加上改革開放至今對基督教發展的控制，使得大陸基督教神學發展倍受鉗制。雖然信徒人數突飛猛進地增長，但是在神學人才造就上卻是舉步維艱。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這次會議突破地域和國界的侷限，使漢語公共神學才俊聚集、連結、交流和碰撞；從縱向歷史連結，到橫向跨文化、跨學科連結，相互學習、傳承和借鑒，實屬難能可貴。

會議邀請到三位重量級講員：耶魯大學榮休教授沃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中國的漢語神學奠基人何光滬教授，來自香港、目前在富勒神學院中國研究中心(Chinese Studies Center)的羅秉祥教授。

年輕一代的與會者包括：1、來自臺灣、馬來西亞、中國的全職服事者和職場平信徒；2、在英、美、加、德、日等地獲得學位，並在旅居地從事神學教育、研究和牧會的人士；3、從北美神學院畢業後回中

國服事者；4、在美加攻讀博士學位的神學生；5、在海外校園、華源協作、恩福基金會、普世佳音、台灣醒報與新媒體宣教學院等機構服事的同工。

所有學科真理都是屬於神、來自神、為了神；神學也藉此獲得其生命力！  
All academic truth originates with God, belongs to Him, and is for His glory; theology derives its vitality from this profound reality!

## 學科背景寬廣

如圖示一所示，此次會議的老中青三代神學家擁有廣泛的跨學科興趣與教育背景，且在神學領域裡有廣博的研究，兩個領域交叉激蕩，爆發出創造性；並能指導信徒，透過職場落實與信仰的結合，在世界作光作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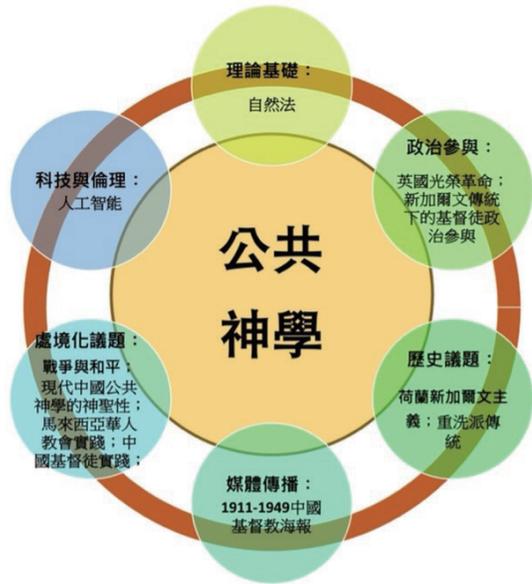
神學與跨學科結合，體現了上帝「創造萬物」（箴八22；可十三19；啟四11）的智慧與能力，也體現了屬神人才「以愛聯絡全德」打破學科侷限，在神裡建造屬於教會（基督身體）的連結。所有學科真理都是屬於神，來自神，為了神；神學也藉此獲得其生命力！



圖示一：參會者神學背景（上）與交叉跨學科領域（下）

## 議題豐富

此次會議形式多樣，有主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評論、專題座談、基督教海報展覽及相應的公開講座，另有現場自由發言與線上跨時空互動、會間不同組合的暢談，以及飯局與遊覽中的深入交流。



圖示二：會議內容版塊及關聯圖

為呈現會議的內容，筆者採用圖示的方法說明：圖示二中間圓形代表公共神學會議所相關的議題，外圍大圓形則連結所有不同的領域，以幫助讀者思考各個領域之間的系統性和有機整合關係。

此外，筆者也用歸納的方式，總結公共神學領域不同版塊的具體內容。版塊內容之間有重疊交叉和展開的部分，比如政治參與部分可以歸入歷史議題，也可以歸入理論議題；處境化議題與政治參與有關，也屬於實踐神學領域。

### 1、歷史視角的剖析

王以潔博士講「有利可圖的屬靈復興？宗教改革脈絡下的宗教政治化」，重點探討英國光榮革命背後的政教關係，並提出我們如何可以培養歷史感，更有智慧和更忠心地面對無所不在的宗教政治。

徐西面博士講「荷蘭新加爾文主義論教會在公共領域的角色」，並反思對今日華人教會處境的意義，其中包括：A. 「非凱旋主義的信仰」，B. 教會的催化式角色需要尊重各個領域的律，C. 教會對公共事務的關切莫高過對三一上帝的信仰。

沃特斯托夫教授講「新加爾文主義傳統的基督徒政治參與」，柏雨成講「重洗派傳統與公共神學建構」。這些歷史話題對今天的基督徒都具有非常深刻和現實的意義。

### 2、理論視角的探索

戴永富教授講「公共神學的自然法基礎」，其中涉及作為神學基礎的自然法聖經，作為倫理學

「實踐神學不是神學的應用，而是神學本身的使命。」  
 “Practical theology is not the application of theology but the mission of theology itself.”

基礎的自然法哲學，以及自然法與教會和社會的關係，最後他以約翰·巴克萊的「恩賜團契」模式來解釋，神如何使得教會成為基本善的匯集處，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礎。

劉焱博士以「自然法的挑戰與機遇」為題回應戴博士，系統地總結了自然法作為普遍啟示的本質、在天主教傳統中的地位，及其與新教之間的張力。最後，她從排斥自然法的可能後果——削弱道德和法律的普遍基礎、教會與社會的隔離、社會更加專制封閉和反對普世價值、神聖話語權威被濫用等等，來反襯自然法在公共神學中的現實意義。

莊信德牧師以「戰爭陰影下的公共神學」為題，並以臺海緊張為背景，探討四個象限教會類型，以及教會作為超越共同體的特徵。四個象限的教會類型是：只有特殊恩典的體制性教會，經由特殊恩典闡明普遍恩典的教會，充滿普遍恩典卻缺失特殊恩典的教會，個人在生活中使普遍恩典的生活被聖經所主導的教會。此外，他也探討雙城——教會與國家之間的身分認同敘事邏輯，以及建構福音敘述的可能性。

羅秉祥教授介紹了「公共神學」的定義、標誌及其對華人教會的意義。他強調說：「實踐神學不是神學的應用，而是神學本身的使命。」

### 3、實踐神學與地域視角下的處境化探索

何光滬教授的講題是「生靈塗炭，神學何為？」羅秉祥教授以葛培理為例，闡述現代美國有利可圖的政教聯盟，並引出但以理時代政教關係的實踐與啟迪。張俊明教授提出，當代多元化社會的宗教改革議題應該是：超越單一宗教的霸權，避免宗教暴力，並學習對話與建立宗教友誼，尋求多元共存的願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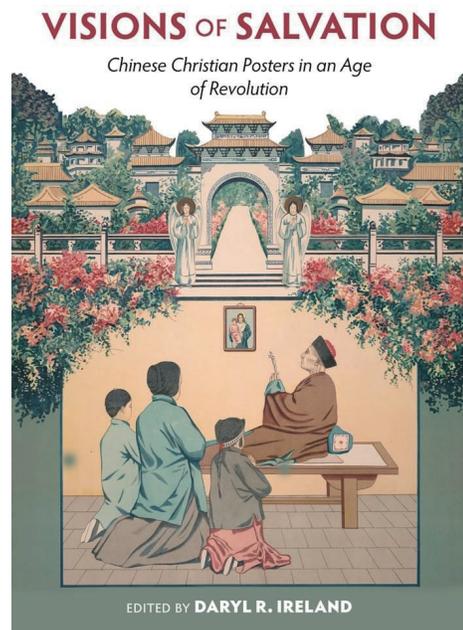
李泉博士關於「現代漢語公共神學中的神聖觀念」專題，探討聖潔與反帝愛國運動的對峙，以及漢語神學運動中的聖言與文化基督徒的使命。邱君爾傳道提出東南亞華人的視角：「抗爭與共融——馬來西亞華人教會的公共神學實踐」。周立老師以「播種與澆灌」為題，分享個人處境化的信仰歷程，以及專業與信仰結合的公共神學實踐嘗試。

### 4、媒體與技術視角下的案例解析

邱慕天傳道在「道成了肉身：基督的新媒體選擇」演講中，從作者壟斷和讀者霸權等概念出發，反思福音倫理等重要問題。圍繞信仰與媒體關係的議題座談中，與會者也提及新教在藝術和美上的失落與缺失。艾爾蘭德（Daryl Ireland）博士以自己

的專著《救恩的願景：革命年代的中國基督徒海報》（*Visions of Salvation: Chinese Christian Poster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2022）為內容，報告「中國基督教海報與第一次社會媒體革命」，並探討大眾神學。徐西面博士在「公共神學與人工智能」專題中討論跨學科對話的提議；具有人文、社科、神學及技術背景的王志希博士，對此做出跨學科綜合思考的回應。

會議中舉行了「1911-1949中國基督教海報展」，這些海報由美國宣教士珍藏，隨後被其子女發現。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網查閱：<https://reframeministries.org/chn/t/chinese-posters>。



## 結語

這次會議的演講者們均視野廣闊，可以看出神已經興起了一代年輕的漢語神學家。盼望這樣的探討可以逐步影響中國基督教及世界華人教會的健康發展。在這動盪不安、人心浮躁、思想混亂的時代，尤其需要有一批神學家齊心協力，向全智、全能、全愛的神支取屬天的超越智慧，並活出屬天的生命與力量！

最後還要提及的是，在現場參會人員中，恩福家人佔比達三分之一，並對會議的發起、贊助以及內容分享，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願神繼續使用恩福，在漢語公共神學上盡一份心力！✚

作者為恩福學者事工專員。

# 主裡相聚： 盡歡顏，盡歡言

## 第七屆北美華人神學生會議紀實

天靈、劉彪

### 疫情後的信仰實況與追問

2024年5月27至30日，疫情後第一次北美華人神學生會議在美麗的惠頓學院隆重舉行，超越以往六屆（2014~2018、2020年）的規模，盛況空前。

300多位來自歐美的華人神學生、講員與家屬聚集一堂，經歷三天四夜的生命交流、碰撞與屬靈盛宴。

此次會議因疫情背景與世界政治局勢而具有嚴峻性。一方面，全球化面對嚴峻挑戰，持續的戰亂讓整個世界陰霾密佈。另一方面，美國社會信仰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的趨勢，加速了教會的分裂與信仰危機；中國政府對信仰群體嚴酷打壓，又使當地的教會進入嚴冬狀態。處於當下，身在北美的華人神學生將何去何從？個人與家國的處境和選擇是否有神國度的視野？個人與群體的選擇是否能讓信仰有再生性的拓展？這些選擇雖然沒有戰場上的刀光劍影，卻不乏撕心裂肺的靈裡爭戰。

### 全球化時代的呼召與服事

針對上述背景，會議開幕式當晚，策劃人劉彪弟兄就分享，這次會議的宗旨包括：探索事奉方向，增進團契相交，再思神的呼召。

大會邀請了華人基督教界重量級人物以及老中青三代的一線牧者與領袖作為講員，包括台灣華神戴繼宗院長、Radius Asia宣教訓練中心陳維恩牧師、波士頓真光協會莊祖鯤牧師、惠頓大學校長

Ryken、《生命季刊》王峙軍牧師、普世佳音安平牧師、歐華神學院鄭路加教務長、CIU Kepha學院徐志秋院長、新加坡神學院李志秋教務長、北京錫安教會牧者王林、聖經共讀運動金磊傳道等人。他們給這次神學生會議帶來

了以呼召和服事為主題的豐富分享。

### 國度視野下的突破與成長

除了具有針對性的主題與豐富的專題（參見文末表格），本次會議還有以下亮點。

#### 1、性別壁壘與姊妹團契

策劃人劉彪弟兄分享，他在就讀哥登康威爾神學院時觀察到，神學院裡很容易出現「神學寡婦」和「神學孤兒」：讀神學的爸爸和丈夫們一天到晚泡在圖書館裡，完全不管孩子和太太。即便姊妹讀神學，照顧孩子的還是姊妹。他也觀察到，在不同國籍背景的學生中，美國的弟兄神學生最顧家，會



大會重視「再思呼召」的目標，鼓勵神學生重新思考外在需要與內在呼召。The conference emphasized its goal of "rethinking the call," encouraging all the seminarians to reconsider the external needs and the internal calling.

把學業放在次要位置而照顧家庭的需要，在校園裡最容易看見他們帶娃的身影。來自東亞文化的弟兄神學生當中，日本和韓國背景的丈夫最容易忽視家庭；華人背景的通常在中間狀態。

因此，會議特別設立姊妹聚餐的環節，旨在欣賞並感激她們所付出的時間和努力。哥登康威爾的華人神學生每個學期設置一至兩天，通常是週六，給家中的「勞（動）模（範）」放假，「勞模」不是指神學生或丈夫，而是指太太。那天丈夫必須帶孩子，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包括做飯和吃飯；太太不必帶孩子，也不必下廚，而是出去做她們喜歡的事情。這次會議也把這個環節放進去，給沒有這種經歷的神學生家庭做示範。

在會議的一個晚上，從下午4點30分到晚上7點，由丈夫們帶孩子；姊妹和太太們有團契的時間，一起交通分享、做遊戲、用餐。這個環節鼓勵弟兄們思考：在神學生生活中，可能忽視了太太和孩子；如果作丈夫的過去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那麼就從這裡開始。

負責這節目的敏潔姊妹是劉彪弟兄的賢內助，精緻的策劃與幹練的主持讓人見到她的多元風采。她也是此次大會的重要聯絡人、組織者，負責後勤吃住行的總務安排。

## 2、危機四伏與呼召抉擇

本次神學生大會有個特別的環節：連續三晚有段時間，由金磊傳道帶領，以「共讀」聖經的方式來讀《危機四伏的呼召》這本書，然後分組討論。本書反映了美國本地牧者在社會文化處境下服事生命的真實挑戰，非常值得留在北美服事的華人神學生借鑑。

由龍降恩弟兄帶領的「吐槽」環節，讓我們看到了參會神學生們的掙扎實況。吐槽第一個內容是：在海外求學的神學生們最大的外在挑戰是什麼？八個選項當中，排序依次是：財政壓力、語言環境、畢業去留、

人際關係、學術壓力、文化衝擊、婚姻家庭、學校環境。吐槽的第二個內容是：最大的內在挑戰是什麼？八個選項中，依次是：屬靈孤獨、學術能力和語言能力、呼召不明確和憂慮未來、精神情緒和靈性低潮、身體疲憊。

吐槽環節呼應了會議的初步調查——即2022年後出國求學的神學生，多數人在中國服事的經驗少，出來讀神學的移民動因強，回國服事的人數少。因此，大會重視「再思呼召」的目標，鼓勵神學生重新思考外在需要與內在呼召。大會也特別安排來自台灣、曾在美國灣區牧會、最終走上宣教之路的陳維恩牧師，在大會上作主題分享——Stay Well（好好留下來）。他從神學生面臨的未知數和留下來的挑戰，提出如何好好留下來而不至於在信仰上魂斷異鄉的忠告，即三個「不要」：不要跟著世界走，不要跟著需要走，不要跟著孩子走。

面對危機四伏的呼召，大會安排了逆流而上的講員——北京錫安教會牧者王林弟兄。他從陰雲密佈的中國帶來第一線激動人心的分享——「一個海龜的七年之旅與中國教會的飄搖七年」。他的分享向我們顯示了「死在地裡的麥子，結出六十倍、百倍果實」的真實性。在北美神學生群體因各種處境因素而選擇留在北美的時候，他卻看見中國教會和普世教會正在經歷的巨大時代轉變，並開始探討新處境、新時代與新出路。

## 從這代到那代！從這地到那地！

### 1、從這代到那代！

劉彪分享了1996年北美神學生會議的照片。32個人除去牧者和配偶，神學生有10幾位，包括王一樂、張路加、張伯笠、王峙軍等。三十年前的這些神學生，現在仍然服事在第一線。劉彪弟兄請所有參會的神學生們思考：三十年以後，我們在哪裡？

與三十年前不同的是，這次參會的神學生將近200人，是



與會恩福家人合影。

在短暫的今生，我們的選擇本質上需具有永恆的意義與影響！  
In this brief life, our choices must carry eternal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三十年前會議中神學生人數的近20倍。然而人數的增長並不必然是質量的反映！三十年後，此次參會者中有多少人會依然服事在第一線？一代過去，一代又來！作為新一代的神學生，我們應該如何回應今日的時代？

## 2、從這地到那地！

會議開幕式的暖身環節上，劉彪邀請參會神學生現場掃碼輸入「您的家鄉在哪裡？」圖像顯示神學生們的所來之地，跨越了中國的大江南北25個省市自治區及其14個省會和11個二線中小城市。

神學生們的院校情況：總計29所神學教育院校中，依次是美國23所，加拿大4所，新加坡1所和香港1所。神學院校的語言分佈，5所中文，其餘23所

均為英文。與基督教大學有連結或在基督教大學中的神學院有9所。與教派相關的，浸信會背景4所；改革宗2所；其他多為跨宗派和多宗派的背景。

以上資料顯示了參會神學生們的跨國流動情況。如果多數神學生畢業後至少暫時滯留在北美，或長期移民定居北美，這樣的流向意味著什麼？對神學生個人、中國教會發展和美國基督教影響都意味著什麼？這與神所託付的宣教到地極的大使命有什麼關聯？

## 結論：從今生到永恆！

神學生個人服事、呼召與生活的選擇，不應該僅僅是在地處境所決定的，更有屬天未來的考量！缺失神的視角，神學生會議所探討的一切都將煙消雲散，都將沒有永恆的意義！

如此說來，選擇是嚴峻的，掙扎也是真實的！在短暫的今生，我們的選擇本質上需具有永恆的意義與影響！這不是中美兩地去留的選擇，而是天上下地不同國度的爭戰。願每一位神學生，每一位在地服事的人，都可以在天上國度有永恆的份！

作者為恩福學者事工專員。

## 2024年第七屆北美華人神學生會議議題分類

內容類型	具體專題	專題目的
與跨文化宣教相關的內容	A、同文化與異文化的聚散宣教框架 B、影響中國教會宣教的天朝思想 C、華人聚散事工實例 D、歐洲呼聲與非洲及中東事工	反思宣教身分；瞭解華人宣教整全視角與實踐案例；拓展國度宣教的可能性
與北美服事相關的內容	A、《危機四伏的呼召》 B、北美華人教會的挑戰與發展 C、新媒體與社會政治和基督徒的參與 D、Stay Well主題與北美服事專題	瞭解北美華人教會在美國的社會處境與現實狀況，及在美服事的挑戰
與亞洲服事相關的內容	A、一個海龜的七年之旅 B、亞洲服事經驗聯合分享 C、宋嫂的報告	瞭解中國一線服事的挑戰、機遇、潛力與國度性展望
與跨域聯合事工相關的內容	A、西方神學教育現況與華人神學教育處境 B、新常態下北美華人教會如何參與中國家庭教會的事奉？	瞭解中西神學教育與中美兩地教會跨境跨界聯合服事的現實與未來

(這是筆者的觀察和總結，和會議策劃者不完全吻合)

# 屬靈生命的轉捩點

陳世賢



我的呼召是為華人教會思考，藉著從事神學教育、牧養以及文字書寫，幫助信徒整合神學思考與信徒實踐。這呼召萌發於少年時期，並隨著年歲漸漸成熟。特以此文分享我屬靈生命的幾個主要轉捩點。

## 家族屬靈的榜樣

馬偕宣教士：「寧願燒盡，不願鏽壞。」

我出生於台灣的一個長老會家族，六代前的先祖李順（1873 - 1937）是早期自加拿大赴台宣教的馬偕宣教士的學生，臨死前先祖向主禱告，求主呼召家族代代出傳道人服事主與教會。主垂聽了這個禱告，自此家族傳道人輩出，雖三代前被鄰居竊盜而破產，但長輩們在窮苦中依然四處開拓教會，主也藉許多神蹟奇事供應他們的所需。至今，家族每年舉辦退修會，長輩們講述家族經歷上帝的故事，也勉勵我們這些晚輩效法他們願意吃苦的心志與對神國的委身。這些敬虔長輩們的榜樣在我心中烙下深刻印記，成為我在牧養中遇瓶頸時的引導。

然而，小時候的我生命破碎，有情緒控制問題，在學校與家中時常遭受各種處罰，對家人與社會充滿怨懟。直到13歲，主在一場聚會中感動我，從此我生命改變，開始感受到內心有一股牽引力，吸引我更多委身投入教會，也看見教會是上帝改變人生命的地方。不過，



當時的我尚不清楚這是呼召，直到15歲時。

## 成長於中國佈道會

計志文牧師：「中國人不救中國人，誰救中國人？」

由於搬家，我不在長老會成長，而是在鄰近的東湖感恩堂長大，它所隸屬的「中國佈道會」於二十世紀由計志文牧師創辦。在中佈會，我聽見二十世紀中國教會的血與淚、上帝在神州大陸的奇妙作為，以及中國教會至今依然面對的逼迫和缺乏。我知道這是我信仰的根基，建基於宣教士與中國信徒們的犧牲與奉獻。那些年，每當我聽見中國教會的需要，總是心中火熱，眼中流淚。對於從未踏上之土地的這份深刻情感，究竟從何而來，令我自己也十分驚訝。

高中一年級（15歲）時，我參加了一場短宣活動，期間決志一生全職為華人教會擺上。同時，主感動一位牧師看見我的蒙召，肯定了我的呼召，並鼓勵我日後前往台北的中華福音神學院就讀。我帶著這個負擔，雖然大學聯考成績為考生中的前1%，仍選擇就讀台大社工系（在當時是相對冷門的科系），目的是讀書時可以同步協助教會的獨居長者及兒童事工。

就讀台灣大學期間，我深受中國牧者們的生命榜樣與處境化思想之激勵，特別欣賞林

我雖15歲決志，心中卻十分質疑，擔心自己不是被上帝呼召，而是被心中的驕傲與野心所勾引。Although I decided to follow Christ at age 15, I was not so sure, worrying that my desire was enticed by pride and ambition, not a true calling from God.

道亮院長的思想，讀完了他寫的全部書籍。我在學校自組「中國教會讀書會」，邀請對此議題有負擔的肢體一起學習；我們讀了王明道、倪柝聲、楊紹唐、宋尚節等人的生平。

值得補充的是，我雖15歲決志，心中卻十分質疑，擔心自己不是被上帝呼召，而是被心中的驕傲與野心所勾引。我帶著這個「渴望全職卻自我質疑的張力」度過了五年，直到大學時，我在校園福音團契中遇見內地會的英國宣教士石明理（石哥）。他看見我時，上帝感動他與我談論關於呼召的神學。自此，我才相信我應該真的是被上帝呼召，也明白：縱然如此，我仍須一生提防自己的老我，因為蒙召與人的罪性兩者是並存的。

## 福音派信仰

「心中渴望與世界需要交會之處，就是上帝對你的呼召。」（相傳於校園團契中的一句話。）

讀大學與神學院道學碩士期間，我深化對福音派信仰的委身，也看見教會需要裝備信徒以在社會各崗位上為主發光。

大學時我接觸台大校園福音團契，擔任了兩屆小組長及一屆主席，服事這個約120人的大群體。事工上，我每年陪伴幾位學弟妹讀聖經，強化與其他團契的跨宗派連結，協助鄰近教會建立特殊兒事工，幫助一些被攝理教異端吸收的學生脫離。神學上，我在校園接觸大量福音派神學資源，熟練歸納法查經（也為我後來數次開課奠定基礎），邀請華神老師開設系統神學造就班，邀請團契肢體一起前往華神學習希伯來文。由於年幼時的教會環境較無紮實的神學與解經資源，這時的我求知若渴，大學

時代可謂是我信仰的「狂飆期」。

當時，台灣發生太陽花學運，年輕世代衝撞政府大樓，我所在的社工系是運動的大本營之一。此時，教會中的年齡斷層變得明顯，世代衝突考驗著教會如何回應社會，也動搖著過往教會的公共習性。我見到許多年輕基督徒失望於教會的社會論述，甚至離開教會。我不認為爭鬥是好的方法，但也同意現況需要改變。此時，我尚未接觸實踐神學與公共神學，也自忖給不出替代的信仰論述。

畢業並服兵役後，我如願進入期待已久的中華福音神學院就讀，此時我已學習神學約四年，且學習希臘文與希伯來文各一年，充足的預備使我可以將節省下來的時間用來深化神學思考（而不是花在背單字上），並投入教會與學院服事。在我任華神學生會長時，台灣教會陷入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爭議，一些教會選擇走上街頭（並在日後組成政黨），一些教會選擇冷處理，一些則批判其他教會的社會參與過於粗暴且不與弱者同行。此時的我仍不具有足夠的公共神學功底，但已注意到當教會沒有文化敏銳度時，信仰將被侷限在週末以及信徒的人際圈中。我發現，教會面對公共問題時的卡關，反映了教會平時缺乏文化宣教的向度；而當牧者與神學院沒辦法幫助基督徒參與社會時，教會將漸漸被趕入私人領域，失去光鹽的影響力。

那段時期，我於暑假投入培訓事工，到幾個省份培訓不同系統的牧者與神學生歸納法查經及基要真理，同時也在實習的教會從事學生事工。我輔導的大學生們正尋思著怎樣在各專業身分中做一名基督徒，陪伴他們的過程讓我更清楚：教會的使命是裝備信徒，在主呼召他們的崗位上為主而活；然而，神學院若要培育出有這種敏銳度的牧者，課程



檢視我的蒙召過程，「教會」是我一生的神學思考關注。  
In reflecting on my calling, the “church” has been the focus of my lifelong theological contemplation.

必須整合神學與實踐。

## 實踐神學與牧養教會

吳勇長老：「所有基督徒都是全時間服事主的人。」

我帶著為教會及神學院整合「神學」與「實踐」的負擔，申請上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實踐神學碩士（Th.M.），研究領域涉及實踐神學方法、整全宣教、靈性關顧以及青少年事工。普林斯頓的訓練幫助我用神學的眼光看待教會事工及基督徒的職場環境。我同時投入紐澤西若歌教會的一些服事（比如，兒童及成人主日學），與此同時，我開始透過《舉目》雜誌，用文字服事廣大的華文讀者。從那時起，我對華人教會的眼界超出了台灣，看見了北美的需要。

2019年回台後，我承諾康華禮拜堂任全職傳道三年，才再度出國進修。這段時期，我除了負責幼兒事工，也投入大學生及其造就事工，並為教會撰寫了一套約20萬字的初信造就材料。

禮拜堂的文化強調，信徒在社會的表現也是服事上帝的一種方式。精神領袖吳勇長老的重要理念就是：不只是傳道人，所有信徒都是「全時間服事上帝」，凡信徒所到之處，都為主盡心擺上。禮拜堂過半數長老均是帶職事奉。他們從事管理、教師、醫療，帶著專業，也在信仰上敬虔，善於教導又有好見證。這具體化了我對文化宣教的思考。

此時我也經歷與傳道同工的衝突，因著驕傲而自視高人一等，是長老娘的眼淚以及家族長輩們的榜樣領我悔改，與對方和好。全職服事使我切身明白第一線牧者的忙碌，經歷人際關係上的辛苦，缺乏時間讀書或再進修，也考驗我如何將自己的神學與事工整合。在維持家庭生活的同時，還要到不同的中學與大學團契中演講，並接受神學院的課程邀約。在蠟燭多頭燒中，跌跌撞撞學習如何專注在必要的事，而不只是忙碌於重要的事。

## 牛津的訓練與系統神學教會論

我於2022年開始在牛津大學進修應用神學碩士（M.Th.）。北美的實踐神學幫助我用神學眼光看待事物，而英國的實踐神學則幫助我看見，會友本身的實踐（例如職場參與）就帶著他們對神學與信仰的認識。我這兩年的研究（含論文），一方面致力於系統神學，另一方面藉著問卷、訪談與文獻整理，探索華人教會的文化與習性。牛津的古典神學強勁，提供我思想史的材料，幫助我理解二十世

紀的中國教會為何會有特定的神學特質，並試圖針對華人教會的當代現象（如個人主義、羞恥文化、堂會主義）提供神學解答；同時，它又提供大量社會科學的研究資源，讓我有質性及量化的社會學工具，探索在台灣及英國的華人教會處境。

這段時間，我除了認識英國的華人教會，也積極投入學術出版與發表，過程最大的收穫，就是發現：若要裝備信徒投入社會，關鍵之一在於信徒與牧者的「教會觀」是什麼。我回顧過往，檢視台灣與北美教會近年的許多掙扎——入世或避世，投身的姿態與方法，神學在文化宣教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這一切都跟大家認為「教會是什麼？教會該做什麼又不該做什麼？為什麼？」有關。簡而言之，我認為公共性神學的基礎不僅在創造論，而且在教會論，因為教會是上帝在世界做工的主要管道。

我明白基督教的教會觀多元，但仍立志為華人教會尋找在神學上堅實的教會論。因此，我申請了多倫多大學的系統神學博士班，針對三一論與教會論進行探討。

## 我為什麼想加入恩福？

檢視我的蒙召過程，「教會」是我一生的神學思考關注，「神學與實踐」的整合則是我盼望能帶給信徒及神學生的看見，為此我自覺需要接受博士的訓練。我也渴望加入關注文化宣教的恩福，共享負擔。對我來說，能獲得恩福獎學金，是對我服事華人教會這負擔的再度確認。

從神學生時期，我就禱告上帝，隨時為我預備屬靈長輩成為我的引導。這種遮蓋是純學術環境中所沒有的，但我自覺需要在學識與靈性上並進，在屬靈群體中成長。因此，恩福大家庭的概念很吸引我。期盼在這個大家庭中，從前輩們身上學習，並與眾家人們在愛中同工。✚

作者2024年秋成為恩福神學生，在Toronto University進修博士。



# 祝福的循環

## 何況他們的豐滿

莊東傑

《恩福》雜誌91期（2024/04）刊登了陳愛光教授的專文「如何看待現今的以色列？」文章指出，現今的以色列既是又不是神的子民；基督徒不需一味支持以色列政權，但也不要抹殺猶太人在神眼中的特殊地位；我們當為猶太人、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歸主禱告。這篇專文的觀點可說是周全而平衡的。不過筆者認為，還有一個觀點能使這主題的視角更加完整——那就是羅馬書十一章12節所說的「何況他們的豐滿呢？」



過失，為天下的富足」（12a）以及「若他們被丟棄，天下就得與神和好」（15a）是前半；指因猶太人不信福音，使徒轉而將福音傳給外邦人。「何況他們的豐滿呢」（12b）以及「他們被收納，豈不是死而復生嗎」（15b）則是後半；指出以色列人要大批信主，並且這也會促使外邦教會更加復興。

主耶穌親自帶領的十二使徒全是猶太人，最早耶路撒冷教會的信徒也幾乎都是猶太人。當猶太非信徒逼迫他們，福音便往外邦發展，建立了安提阿教會，這教會又差派使徒，建立了羅馬帝國各地的教會。第一世紀末，福音已傳遍羅馬帝國，使徒多馬甚至將福音傳到印度。

然而第二世紀後猶太基督徒逐漸減少；到了四世紀，幾乎完全沒有猶太基督徒，教會也開始逼迫猶太人。十字軍東征時，大量猶太人遭到屠殺。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雖然恢復因信稱義的信仰，但卻沒有恢復對猶太人的正確認識，反而興起「替代神學」，認為以色列人的地位已完全被教會取代了。以上這些歷史事實，可以對應「祝福循環」的前半，即「因猶太人的過失，救恩便臨到外邦人」（參羅十一11）。

然而，我們不應該忽略「祝福循環」還有更

保羅寫羅馬書，除了闡明因信稱義的真理，還有一個重要目的：想要緩和外邦信徒和猶太信徒之間緊張的關係。羅馬書九至十一章的要旨，就是勸勉外邦信徒不要以自己的屬靈富足為傲，應該回頭來幫助猶太信徒；若以色列豐滿了，外邦教會將更加蒙福，從而成為「祝福的循環」。<sup>1</sup>保羅的期盼和預言，從第一世紀至十九世紀都沒有實現，但二十世紀後半葉可能開始實現了。

### 「祝福循環」的前半和後半

羅馬書十一章11至15節指出了兩個層面，筆者稱之為「祝福循環」的前半和後半。「若他們的

猶太人與外邦人在神眼中都是寶貝，沒有孰輕孰重；但在神的計畫中，的確有先後次序。Both Jews and Gentiles are precious in God's eyes. Neither on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other. However, there is indeed an order in God's plan.

加積極的後半，即大批以色列人將會信主，並促使外邦教會更加復興。這事很容易被誤解為發生在外邦人得救數目滿足之後，因羅十一章25至26節說：「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然而「以色列人大批信主」和「以色列全家得救」並不相同。結合對經文的理解以及歷史的事實，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後者發生在基督再來時，而前者則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開始發生，至今還在持續發生。

第二次大戰後期，大批猶太人逃離歐洲，移民至以色列地、美國及部分亞洲國家。赴美的猶太人得到基督徒愛心的接待與幫助，在美國有很好的發展。許多猶太人打開心，真正認識了基督。

1948年以色列復國時，全世界只有五千猶太人信主；至2000年，超過五十萬猶太信徒，如今已超過百萬人。而在以色列本土的彌賽亞信徒，也從百人成長到超過一萬五千人。<sup>2</sup>美國的基督徒不以強勢手段要猶太人信耶穌，乃是以真實的愛去接待落難的猶太人，逐漸感化了他們。

若說過去半個多世紀的美國教會扮演著保羅期盼第一世紀羅馬教會的角色，這樣的看法並不為過——羅馬教會是當時資源最多的教會，理當啟動「祝福循環」，幫助更多猶太人信主；然而，羅馬教會沒有做到，但如今的美國教會卻做到了！

在猶太人信主人數迅速成長之際，亞洲許多國家的基督徒人數也同步成長，包括韓國、印尼、中國、印度等。以中國為例，1948年只有不到百萬信徒，現今可能已有一億多。目前在亞洲的大復興，是神特別的作為，與猶太人大批信主成正比關係，可見「他們的豐滿」成了亞洲的祝福。猶太裔的基督徒喜歡稱自己是「彌賽亞徒」，使用希伯來語「彌賽亞」，而不使用希臘語「基督」；其實二者意義相同。近二十年，不少彌賽亞徒傳道人在世界各地教會分享信息，對基督的教會有很大的幫助，這是「祝福循環」的實現。

## 救恩的次序

猶太人與外邦人在神眼中都是寶貝，沒有孰輕孰重；但在神的計畫中，的確有先後次序：「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羅馬書一16）。這個次序不僅發生在第一世紀，也在目前這個世紀發生——猶太人大批歸主，亞洲人也大批歸主。

使徒行傳說：「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8）。這次序，第一世紀已經走過，如今會否再走一次呢？這不是說，只對猶太人作見證，不對外邦人作見證；乃是說，對外邦人作見證之時，不要漏掉對猶太人作見證。故此，為猶太人信主禱告，以愛心接待猶太人，帶領猶太人歸主，差派宣教士去到猶太人當中，這些都是非常值得做的，也能使我們蒙福。我們如此對待任何國家民族，也會蒙福。

許多人相信，華人承接福音的最後一棒，大使命要在華人手中完成。但是，基於保羅所說「何況他們的豐滿」，筆者相信，大使命更可能在猶太人

手中完成。當猶太人大批歸主（不是100%歸主，可能是10%的水平），猶太人宣教士將大有能力在世界各地宣教，如同多馬至印度宣教、保羅至西班牙宣教的現代版。這樣說來，我們更多參與猶宣工作（向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宣教），應當是合神心意的。



## 以巴衝突的解藥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造的衝突，各有支持者，各有立場與誤解，即使深入全盤瞭解的人也覺得幾乎無解。阿拉伯世界的目標是要以色列人離開中東，回到十九世紀前的情況。多次的中東戰爭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最近哈瑪斯對以色列的突襲，也是如此。英、美等國及以色列本身，則必須維護以色列國的生存與發展，以免他們又流亡各國，被逼迫、屠殺。但以色列以強大武力回擊侵犯者（很多狀況其實是恐怖組織所設的圈套），造成不少巴勒

耶穌基督是坐在大衛寶座上直到永遠的那一位，因此今日以巴衝突的答案乃是在耶穌基督身上。Jesus Christ is the one seated on David's throne forever, and therefore the answer to today's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lies in Jesus Christ.

斯坦百姓死亡或逃難，這也是一個事實。所以，世界各地更多輿論支持巴勒斯坦。

從歷史的角度看，以巴現況其實是士師時代與掃羅時代的翻版。當迦南人罪惡滿盈時，神興起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脫離法老王的逼迫、殺害，並使用約書亞帶領以色列百姓攻佔迦南全地，作為對迦南人的審判。但以色列百姓後來轉去拜偶像、假神，因此神存留部分迦南人，且興起外來的非利士人，成為以色列百姓的大患。當百姓悔改歸向神，神興起士師拯救、保護他們；當百姓又去拜假神、偶像，神就讓他們遭難。



掃羅時代有一點復興，但掃羅仍不專心倚靠神，以致最終打敗仗，他及兒子都死在非利士人手中。當大衛作王，神使他每戰必勝，最終使外邦四境全都與以色列和好。關鍵因素乃是大衛王專心倚靠神，並建立廿四小時晝夜敬拜禱告。

耶穌基督是坐在大衛寶座上直到永遠的那一位，因此今日以巴衝突的答案乃是在耶穌基督身上。唯有基督掌權，才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基督再來當然一定會解決這問題。但在基督再來之前呢？我們當如何禱告與投入呢？

有兩個方向：第一，更多巴勒斯坦人信耶穌，並樂意與以色列和平相處，使衝突減少。有些巴勒斯坦基督徒帶領猶太人信了耶穌，這種情形在百姓當中開始出現；但需要領導階層及恐怖組織也有人信主，才能帶來更好的和平契機。第二，以色列國有更多的猶太人信耶穌，單純投靠主，如同大衛王，如此，神必親自保護以色列，為他們爭戰。以色列目前很多年輕人受世俗化的影響，活在淫亂當中。我們要禱告呼求昔日拯救妓女的耶穌，今日也拯救落入淫亂的這些人。

我們有三方面可以積極參與：首先，為以色列人及巴勒斯坦人信主禱告。目前猶太人信耶穌，成為彌賽亞信徒，會被去除猶太人的身分，成為

只是一般的以色列國民。要為這種錯誤政策的改變禱告，期待當權者明白：信耶穌與作猶太人並不衝突。

第二，差派宣教士到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當中，幫助更多兒童、少年、青年信耶穌。猶太成人很難信耶穌，但兒童、少年、青年則比較容易。比如，印度的克安通牧師蒙神指引，去以色列開辦孤兒院，讓這些孩子在基督徒所辦的孤兒院當中長大，並成為彌賽亞信徒，甚至參與改變以色列的屬靈情勢。

第三，成為禱告宣教士，投入耶路撒冷廿四小時敬拜禱告。那裡有幾個敬拜禱告中心，可選擇加入。這種禱告能改變以色列的屬靈局勢，使其從類似士師時代的混亂狀態，進入類似大衛時代的得勝氛圍，以迎接基督再來作王掌權。✚

### 參考文獻

- 1、斯托得牧師稱之為「祝福的鎖鍊」，見斯托得著，《羅馬書》（台北：校園，1997），399頁。
- 2、參看珊蒂·泰普林斯奇，〈現在是以色列救恩的日子〉，《希望之光》電子報。作者是信主的猶太人，與丈夫在美國成立「希望之光」機構，委身幫助世界各地猶太人信主，對於猶太人信主人數的估計有其可信度。另可參她所寫的《關愛以色列》（香港：高示有限公司，2009）。

（本文部分內容及基本觀點曾於2014年在《論壇報》及《國度復興報》發表，本次配合世界局勢及近況發展而改寫、增添。）

作者為三民信義會牧師、台北道生神學院院長。

# 月下問蘇軾， 何處心安是吾鄉？



趙征

92期《恩福》雜誌(2024/07)上刊登了羅秉祥教授的文章「從『心靈雞湯』到『心靈重塑』——中華思想與基督信仰的互動」，令我深有感觸，也回想起2020年疫情最艱難時期所寫的一篇文章。正值中秋之際，但願讀者們都能找到那永恆的、真正的家鄉。

## 千古風流人物，信步穿越而來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論世上如何風雲變幻，中秋圓月總會如約而至。皓月當空，蘇軾的詞句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心頭悄然響起。九百年前的蘇軾以曠逸敏悟的心靈、豪邁不羈的性格和橫空出世的文筆，將飽經憂患的人生和浩瀚豐富的感悟進行了詩意的升華，並刻入中華民族的集體文化記憶中。

真正使蘇軾成為「千古風流人物」的，不單是他的才學，更是他經歷的苦難逆境。在人生逆境中，他的成就和仕途都不再能承載他的存在，他開始從心靈深處和儒道釋的思想中探尋生存的意義，在山水之間營造詩意的棲居。他的傳世佳作多在逆境中寫成。

在災疫橫行的歲月裡，蘇軾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親切，以及「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曠達，信步穿越而來，再次成為公眾



文化的焦點，在大眾媒體上刷屏。很多意識到自己的心靈無處安放的人，都會通過閱讀蘇軾的詩文尋找慰藉，正如一句老話所說：「人生緣何不快樂，只因未讀蘇東坡」。

蘇東坡真的能夠給深陷生存焦慮和意義危機的人們帶來心靈的平安嗎？也許我們可以從蘇軾自己的心靈之旅中看到一些答案。

## 面對生存絕境，窺見一線天光

蘇軾在仕途經歷重創被貶黃州時，沒有低沈落寞，反倒有機會經歷一心嚮往的陶淵明式詩意棲居。他以種植飲食為樂趣，聽風飲酒，坐忘放空。心不再被形役，有了一種出人意外的自由，似乎找到了安放之處。

「此心安處是吾鄉」是蘇軾非常推崇的一句話。蘇軾的一生，不論走到哪裡，不論條件多艱苦，從黃州的「雪堂」到惠州的「德有鄰堂」，他都要為自己精心營造詩意的棲居之所，就是可以讓他感到心安的居所。他講究生活的精緻，注重審美雅趣；為了延長壽命而調息冥想，甚至閉關煉丹。

然而，再美的田園詩境其實也無法支撐人的心靈對永恆的渴望。據《前赤壁賦》記載，蘇東坡的道士朋友楊世昌在美如仙境的月圓之夜，反倒對人生發出虛空的哀嘆。那夜霧漫江面，水光連天。蘇軾自感御風

遺憾的是，蘇軾只是憑欄遠眺，把造物者當作抽象概念，沒有真正地認識並敬畏祂。Regrettably, the poet Su Shi could only gaze longingly from afar, perceiving the Creator as an abstract concept, without truly knowing or revering Him.

凌空、超離塵世，而楊道士的簫聲卻嗚咽悲傷。蘇軾問他為何哀傷，他回答說：「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這是一千年前曹操在赤壁大戰前夕吟誦的詩歌。想當初，曹操率領大軍攻陷荊州，奪得江陵，勢不可擋。可是，曹操這位一世英雄，今天在哪裡呢？今夜，你我乘一葉扁舟，一杯在手，享此一時之樂。但是，我們只不過是天地之間一介蚊蟲，滄海之中的一粒粟米。人生短暫，須臾即逝。我實在羨慕長江的無窮無盡，真想偕仙人遨遊於太虛之中，抱住明月以得永存。但是我也知道這些都是無法實現的幻想，唯有用簫聲在秋風裡寄託悲涼。

短短一段話，毫不留情地揭示出道遙出世和及時行樂無非是逃避現實，並一針見血地道出了人類心靈深處共同的悲哀：人從一出生就走向死亡，卻以曇花一現的生命，渴望一種永遠無法自力企及的永恆；不論一個人曾經何等風光，其一生的奮鬥和功名終將歸於虛空寂滅。

比蘇軾早七百年的王羲之，

在《蘭亭集序》中也揭示了詩意棲居的虛空。一個暮春之日，王羲之在崇山峻嶺和竹溪環繞的蘭亭與親友觴詠暢敘，遊目騁懷，極視聽之娛。就在酒意正酣、詩性正濃之時，他忽然意識到：這種「快然自足」的短暫表象之下，是不可阻擋的「老之將至」。大自然中的一切詩意美景，都是「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人的壽命長短也不由己，而且所有的人都將「終期於盡」。他駁斥了莊子抹煞生死差別，看淡壽命長短的思想是虛誕的自欺。一切的美好包括自己的生命都將面臨消亡，這是田園詩意和莊子哲學都不能排解的絕望。

對於這個千古無解的絕望，六年前尚在密州為官的蘇軾會用「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來勸他的朋友想開一點，被動地接受這個無情的現實。然後再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給他一點虛幻的安慰。但此刻被貶黃州的蘇軾，卻在《前赤壁賦》中給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回答：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

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適）。

這一段文字是蘇軾在天光一現之下的驚鴻一瞥，猶如劃破天人之際的一道閃電。他看到在月有陰晴圓缺、萬物不斷衰逝的表象背後，有一個不變和無盡的造物主宰。他從江上清風和山間明月看到

造物主宰不僅擁有無盡寶藏，更慈愛地厚賜給祂所創造的人類，讓他們取用無禁。蘇軾甚至領悟到，無盡的造物者也將「無盡」的永恆賦予人類。

同樣是月圓之夜的佳作，《前赤壁賦》相比於《水調歌頭·明月幾時

有》發生了一個升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這個點睛之筆，把人們的關注從自己的有限轉向造物者的無限，彷彿是一部交響曲宏大圓滿的結尾，撥開了人心中的絕望愁雲，透進了一線永恆神聖的天光。

## 嚮往心安吾鄉，回首唯餘蕭瑟

雖然蘇軾對造物者的永能和神性有驚鴻一瞥，且因此得到安慰，但遺憾的是，他只是憑欄遠眺，把造物者當作抽象概念，沒有真正地認識並敬畏祂。

在《中國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中，服事山東地區近五十年的美國宣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 1845-1932）觀察到，中國人受儒家影響，敬鬼神而遠之，老百姓的心態常是：敬神如神在，不敬也無害。明恩溥說：「中國人是泛神論者。對神沒有明顯的人格化感覺，是中國人崇拜『天』當中的致命缺陷。」

這種明知有創造萬有的神、卻不把神當作真神來榮耀的心態，其實是人類罪性的普遍寫照，正如



人生緣何不快樂？只因未歸造物主。  
Why is life unhappy? Simply because one has not returned to the Creator.

羅馬書所述：「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做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羅一20~21）。

蘇軾也未能超脫對造物者的敬而遠之，他對神沒有皈依和敬畏，只把造物者作為一種抽象的寬慰，在短暫的心馳神往後，他就回到酒肉之中，以「杯盤狼藉」結束了《前赤壁賦》。

儘管蘇軾留給人們的印象是曠達瀟灑、隨遇而安，但鮮為人知的是：蘇軾並不快樂，尤其在生命的盡頭。

林語堂說：蘇軾「想取宇宙間的奧秘，不幸未竟全功」。余敦康在研究《東坡易傳》後，看到蘇軾在人生終結時，如同易經的最後一卦「未濟」，充滿未達彼岸的的焦慮和不甘。

在去世的前兩個月，被赦的蘇軾艱難地從海南島返京，路過位於真州金山的龍遊寺，在寺裡看到十年前好友李公麟為他畫的像，年逾花甲的蘇軾回首自己即將走完的一生，不禁發出淒涼的悲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在蘇軾生命的最後幾天裡，一位方丈朋友常來探望他，勸他念幾首偈語。他沒有念。因他曾讀過高僧傳，知道他們都已死了。他也知道一些習練延年術的道士也「竟死與常人無異」。臨終時，方丈靠近他，向他耳朵裡說：「現在，要想來生！」蘇軾卻說：「西天也許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兒子蘇邁走上前去請示遺教，但是他未發一言，就帶著未濟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

曠達灑脫的詩情，田園雅士的生活，甚至對「造物主宰」的憑欄遠眺，都像那輪當空明月，總有陰晴圓缺，難以給蘇軾真正的、持久的「心安」。蘇軾至死，都沒有找到心靈可以安息的歸宿，反覺得自己心如死灰，像飄渺孤鴻一般，「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 與其憑欄遠眺，不如啟航回家

蘇軾的巨大貢獻是揭示了人的終極渴望和需要——尋找讓心靈安寧的家園。蘇軾的一些詩詞給人的印象是他已經找到了心安吾鄉，但仔細考察他

的一生，特別是在他人生的最後階段，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詩意的棲居還是遠眺造物者，都沒有讓他心靈真正得到歸屬和平安。

英國文學巨擘魯益師（C.S. Lewis）曾說：「如果我們發現內心有個渴望不是這個世界所能夠滿足的，那麼，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我們的存在是為了另一個世界」。我們對永恆強烈不息的渴慕，是因永恆的歸屬真實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之外。我們心靈深處不安的焦慮、綿延不絕的鄉愁和驚鴻一瞥的感悟，其實是神安置在我們心裡的永恆召喚。「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傳三10~11）。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一語中的：「啊，我的主，你造我們本是為了你自己。我們的心若不安息在你的懷中，便不得安寧。」他進而指出：「憑欄遠眺平安之地，是一回事……長途跋涉走向那裡，是另一回事。」

蘇軾在驚鴻一瞥中看到的造物主宰，其實離我們不遠！厚賜萬物的造物主，願意讓我們與他同享永恆。真正可以使人「心安」的「吾鄉」，就是「耶和華的同在」：「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詩二十三2~3）。「……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詩十六9）。

在祂的同在裡，「但願人長久」不再只是美好而虛幻的盼望，而是神應許我們永恆的福樂。

人生緣何不快樂？只因未歸造物主。我們需要的不是自己營造詩意棲居的心靈雞湯，而是因信基督而得到心靈重生。親愛的朋友，耶穌基督已經付出了十架捨命的天價，在罪人與神之間的天塹上搭建了天橋。願你不止步於隔岸遠眺造物主宰，而是通過信靠跟隨主耶穌，向著神為我們預備的永恆的、真正的「心安吾鄉」啟航。✚

（本文加長版曾在「今日佳音」公眾號發表。）

作者曾任教於Kansas University，清華基督徒校友見證集《無問西東，因為有你》主筆。



(接封底)

摩西從西奈山下來，手裡拿著重新立約的兩塊法版，因與神對話就臉皮發光；眾百姓甚為驚懼。於是，當摩西得知自己臉皮發光後，面對百姓時就以帕子蒙面，進到神面前就揭開帕子。從經文可知，百姓因罪無法直視、也害怕看見摩西臉上來自於神的榮光；而摩西蒙上帕子的目的，一是為了保護百姓不會因榮光而害怕、甚至死亡；二是保護神聖之榮光免遭褻瀆。

然而，到了哥林多後書，保羅卻說：「不像摩西將帕子蒙在臉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將廢者的結局」（林後三13）。也就是說，摩西蒙上帕子的目的在於，不讓以色列百姓看到自己臉上的榮光逐漸消失。如此，保羅的解讀似乎與出埃及記的描述不完全一致。

### 保護與隔閡

當新約引用舊約且兩者呈現不一樣的畫面時，這不是矛盾，而是互動與互補；兩者合在一起，才是一幅更加完整的圖畫。故此，我們可以綜合來看，摩西蒙上帕子的目的，其實有多個面向和角度——保護百姓不因榮光而害怕或死亡，保護榮光不受褻瀆，也保護榮光逐漸從自己臉上消失的事實不被看到。可見，雖然角度不同，但卻同樣都是為了「保護」。

為什麼需要保護呢？無論是保護他人，還是保護自己，都是因為彼此有距離，有隔閡，無法坦誠相見，也無法坦然面對。

武俠劇的蒙面俠客們，大抵也是為了類似的目的——保護自己的身分不被人知道，也保護自己的口鼻在廝殺中不會被對手的血濺到而導致窒息。

在前些年突如其來的疫情中，全世界人民都戴上了口罩，一方面保護自己不被外界的病毒傳染，另一方面也保護他人不被可能患病的自己傳染。而即便在疫情之後，有些人還是久久不摘下口罩。有的拿口罩來防止灰塵——保護呼吸道，

也有的拿口罩遮住臉上的痘痘——保護自己的形象，甚至有人用口罩來遮陽——保護皮膚。無論是為了哪種目的，都不約而同地與保護相關，而保護是因為有隔閡——人與人的隔閡，人與自然界的隔閡。

### 除去帕子，敞著臉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安全的世界，保護自己與保護他人，似乎都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當摩西進到神面前時，他是將帕子揭去的（出三十四34~35）。而保羅也責備他那個時代的以色列人「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子還沒有揭去……直到今日，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在他們心上」（林後三14~15）。

摩西蒙上帕子，為了保護的目的，也是一種暫時的權宜之計，並非要建立某種宗教形式；並且面對神的時候，他是完全敞著臉的。可惜的是，以色列百姓將摩西作為權宜之計的帕子挪到了自己的心上，久而久之，將其發展成了宗教形式，在其中尋找自以為的安全感與保護。

基督信仰不在乎高深莫測的道理或教義，而是與神的親密關係。今天，當我們企圖在神以外尋求保護的時候，就如同以色列百姓一樣將帕子蒙在了心上，並且在帕子底下建構起一片天地，以滿足自己的安全感。實際上，活在帕子下的我們，是停留在與神有隔閡、有距離的光景中，無法真正和神建立親密連結。「這帕子在基督裡已經廢去了」，因此，「我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參林後三14、16）。

但願我們都能除去心上的帕子，衝破宗教形式的綑綁，敞著臉面對主，得見主的榮光，活出真正的信仰！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 除去心上的帕子

程嫣兒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在他們心上。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林後三15~16）

小時候喜歡看武俠劇，其中不乏蒙面俠客，或男或女，均武功高強，行事神秘，來去無蹤，且都用帕子蒙面——男子黑色帕子，女子淺色輕紗帕子。俠客和帕子，代表著兒時的武俠夢。猶記得《蟬翼傳奇》中的「北斗交匯處，潛龍升天時，碧落花飄香，黃泉天上來」，四句話暗藏了四大蒙面高手的名字——北斗、潛龍、碧落、黃泉。隨著劇情發展，帕子一張張被掀開，身分一個個被揭露。而每次掀開帕子、揭露身分的場景，也是讓觀眾驚心動魄、拍案叫絕的時刻。

### 摩西的帕子

蒙面的情節不僅出現在武俠劇中，在聖經中也曾經出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摩西的帕子」，在舊約和新約中皆有提及，且「帕子」一詞的希伯來文和希臘文都僅僅用於摩西（「帕子」的原意可能是一種面具或遮蔽物）。那麼，摩西為什麼要蒙上帕子呢？出埃及記和哥林多後書似乎給出了兩組不盡相同的答案。

根據出埃及記三十二至三十四章的記述，以色列百姓因鑄造金牛犢大大得罪神，以致於神發怒要將百姓滅絕。在摩西的代求下，神發出憐憫，收回成命，與百姓重新立約。三十四章29至35節指出，

（接封底裡）